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ZW05n0046

即興自說

鄧殿臣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題解
  - 譯文
    - 一、菩提品
      - 稱誦
      - 一、菩提經一
      - 二、菩提經二
      - 三、菩提經三
      - 四、尼拘陀經
      - 五、長老經
      - 六、迦葉經
      - 七、巴瓦經
      - 八、戰勝經
      - 九、螺髮經
      - 十、婆希經
      - 本品總攝
    - 二、目真鄰陀品
      - 一、目真鄰陀經
      - 二、王經
      - 三、杖經
      - 四、供養經
      - 五、居士經
      - 六、孕婦經
      - 七、獨子經
      - 八、蘇波婆沙經
      - 九、毗舍佉經
      - 十、跋提耶經
      - 本品總攝
    - 三、難陀品
      - 一、業經
      - 二、難陀經
      - 三、耶輸闍經
      - 四、舍利弗經

- 五、拘律陀經
- 六、畢陵迦經
- 七、迦葉經
- 八、托鉢經
- 九、技藝經
- 十、觀世經
- 本品總攝

- 四、彌凱耶品
  - 一、彌凱耶經
  - 二、高慢經
  - 三、牧牛人經
  - 四、月明經
  - 五、象經
  - 六、賓頭盧經
  - 七、舍利弗經
  - 八、孫陀利經
  - 九、優波塞那經
  - 十、舍利弗經
  - 本品總攝
- 五、蘇那長老品
  - 一、王經
  - 二、短命經
  - 三、癩病者經
  - 四、兒童經
  - 五、布薩經
  - 六、蘇那經
  - 七、離波多經
  - 八、阿難經
  - 九、喧嘩經
  - 十、槃陀經
  - 本品總攝
- 六、生盲品
  - 一、捨壽經
  - 二、螺髮外道經
  - 三、審思經
  - 四、種種外道經（一）
  - 五、種種外道經（二）
  - 六、種種外道經（三）

        - 七、須菩提經
        - 八、妓女經
        - 九、極度經
        - 十、如來現世經
        - 本品總攝
    - 七、小品
        - 一、跋提經（一）
        - 二、跋提經（二）
        - 三、貪慾經（一）
        - 四、貪慾經（二）
        - 五、跋提經（三）
        - 六、滅愛經
        - 七、滅戲論經
        - 八、迦旃延經
        - 九、井水經
        - 十、優填經
        - 本品總攝
    - 八、波吒離村人品
        - 一、涅槃經（一）
        - 二、涅槃經（二）
        - 三、涅槃經（三）
        - 四、涅槃經（四）
        - 五、純陀經
        - 六、波吒離村人經
        - 七、歧路經
        - 八、毗捨佉經
        - 九、陀驃經（一）
        - 十、陀驃經（二）
        - 本品總攝
- 卷目次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即興自說

鄧殿臣　譯

〔題解〕

《即興自說》是巴利三藏經藏《小部尼伽耶》中的第三經。本經共分為八品，每品含十經，共為八十經。每經由長行和偈頌二部分組成，長行是敘述詩體，偈頌是佛知見此事體後感興而發之偈頌，所以這是一部佛借一事一物向眾生說法的雋永的小經，讀起來通俗易懂。偈頌部分所含義理又發人深省，揭示出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的道理。

經名原作Udāna，有人轉譯為「無問自說」，有人祇譯為「自說」，因原詞還有感興語之意，故譯為「即興自說」。

此經依據斯里蘭卡國家佛教部監製出版之僧伽羅文巴利三藏翻譯。

〔譯文〕

第一品、菩提品

那牟・薄伽梵・阿羅漢・三藐三菩提

一、菩提經一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初成正覺，住於優樓頻螺地區尼連禪河畔菩提樹下。爾時世尊七日單跏趺坐，享解脫之樂。

經七日已，乃從定起；於初夜分，順思緣起之法：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緣無明有行，緣行有識，緣識有名色，緣名色有六處，緣六處有觸，緣觸有受，緣受有愛，緣愛有取，緣取有有，緣有有生，緣生有老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、辛；如是苦集如是而生。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自說此偈：

修禪婆羅門，　精進斷煩惱；
悟得緣起法，　諸疑必盡消。

二、菩提經二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初成正覺，住於優樓頻螺地區尼連禪河畔菩提樹下。爾時世尊七日單跏趺坐，享解脫之樂。

經七日已，乃從定起；於中夜分，逆思緣起之法：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。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處滅，六處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、辛滅；苦集如是而滅。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自說此偈：

修禪婆羅門，　精進斷煩惱；
悟得緣滅法，　諸疑必自消。

三、菩提經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初成正覺，住於優樓頻螺地區尼連禪河畔菩提樹下。爾時世尊七日單跏趺坐，享解脫之樂。

經七日已，乃從定起；於後夜分，順思逆思緣起之法：「此有則彼有，此生則彼生。此無則彼無，此滅則彼滅。即緣無明有行，緣行有識，緣識有名色，緣名色有六處，緣六處有觸，緣觸有受，緣受有愛，緣愛有取，緣取有有，緣有有生，緣生有老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、辛；如是苦集如是而生。

「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處滅，六處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、辛滅；如是苦集如是而滅。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自說此偈：

修禪婆羅門，　精進斷煩惱；
悟法破魔軍，　如日當空照。

四、尼拘陀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初成正覺，住於優樓頻螺地區尼連禪河畔尼拘陀榕樹下。爾時，世尊七日單跏趺坐，享解脫之樂。

七日已，乃從定起。時有一婆羅門來至佛所，與佛歡聚。友善話語已畢，站立一旁，而問佛言：

「尊敬的喬答摩，何謂婆羅門？婆羅門當為之法是何？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此偈：

除去罪法無瞋慢，　斷滅煩惱可安心；
精於吠陀持梵行，　於世無貪婆羅門。

五、長老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，舍利弗尊者，大目連尊者，大迦葉尊者，大迦旃延尊者，大拘致羅尊者，大卡比那尊者，大純陀尊者，阿努律陀尊者，離越尊者，阿難尊者，來至佛所。世尊遙見諸比丘走來，曰：「諸比丘，彼等婆羅門來。」爾時，一婆羅族比丘問世尊：「世尊，何謂婆羅門？何謂婆羅門所行之法？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發此感興：

除滅諸罪惡，　常住於正念；
斷結而徹悟，　世上婆羅門。

六、迦葉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王舍城竹林迦藍陀園住。爾時，大迦葉尊者住於畢鉢羅窟，病重痛苦。後病癒自思：「我當入王舍城乞食。」

爾時五百天女踴躍而至，請尊者托鉢受食。大迦葉拒絕五百天女，於朝時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，向窮困之人、織工住區托鉢。

爾時世尊，見大迦葉尊者在王舍城窮困之人、織工住區托鉢乞食，即興說出此偈：

不受人供不揚名，　能自調御本神聖；
諸漏已斷無過失，　婆羅門者吾尊稱。

七、巴瓦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巴瓦城阿闍迦拉波迦鬼庵住。爾時，世尊於黑夜坐於露天，有雨滴降落。阿闍迦拉波迦鬼欲恐嚇世尊，使世尊毛豎膽驚，即來見佛。走近佛時，便發出怪音：「阿古拉巴古拉！」如此三次。又說：「惡鬼來了！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說此偈陀：

若有婆羅門，　法中品位高；
惡鬼怪聲音，　小技不足道。

八、戰勝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住。爾時，桑迦瑪吉尊者來捨衛城探望世尊。尊者舊時妻得知尊者已到捨衛城，

便攜子來至祇園。時尊者正在一棵樹下休息。妻來到尊者面前告尊者言：「沙門，我們已有此兒，汝當養活我們。」尊者默然不語，舊時妻便把兒子放在尊者面前，並說：「此乃汝子，當由汝養。」說完，便自離去。

尊者不視此兒，亦不與語。舊時妻未走甚遠，回頭察視，見尊者既不視兒，亦不與語，自知沙門並無憐子之意，即抱子而去。

世尊以清淨天眼，觀見尊者舊時妻之行徑。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說此偈陀：

女來無歡喜，　去亦無所慮；
我稱婆羅門，　解脫得勝利。

九、螺髮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伽耶城住。爾時，螺髮外道徒眾於寒冷之冬夜雪天，在伽耶河中或沉或浮，撩水、祭火，以為以此可得聖潔。

爾時世尊見彼螺髮外道徒眾，於寒冷之冬夜雪天，在伽耶河中或沉或浮，撩水、祭火，以為以此可得聖潔。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說此偈陀：

靠水豈能得聖潔，　眾人水中洗其身；
若得真諦與正法，　纔是聖潔婆羅門。

十、婆希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，人稱「樹皮衣修行者」的婆希住於沿海的蘇帕拉卡渡口。受人供養，受人尊重；衣、食、住、藥俱可得到。時婆希閒坐於僻靜處，心生一念：「世上如有羅漢或進入羅漢道者，我乃其中之一。」爾時有一天神，往世曾為婆希親戚，心懷同情，樂於助人；知婆希所念，來至婆希住所，告曰：「婆希，汝非羅漢，亦未登羅漢果位。汝既無羅漢行，亦無修羅漢道之行。」婆希問道：「現前誰是人天界之阿羅漢？誰是修證羅漢道者？」天神答曰：「北方邦國有舍衛城，那裏有成正等正覺的阿羅漢。婆希，那位佛世尊還講說修成阿羅漢之正法。」

爾時婆希為天神所動，即刻從蘇帕拉卡出發；僅一夜時間，便經過一切必經之地，到達舍衛城祇樹給孤獨精舍。爾時，諸比丘正在野外經行，婆希即到諸比丘處向諸比丘詢問：「大德，那位薄伽

梵・阿羅漢・三藐三菩提現在何處？我甚想拜謁那位薄伽梵・阿羅漢・三藐三菩提。」諸比丘答曰：「婆希，世尊已入城托鉢。」

婆希即刻離開祇園，入舍衛城，見世尊托鉢乞食，遊行於城內。見世尊可親可敬，諸根寂靜，精神平和，自攝自護，威儀妙好，一大龍象。如是見已，近至佛處，頭面禮足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請為我說法；善逝，請為我說長遠利益安樂之法。」

婆希如是說已，世尊告言：「婆希，此非宜時，以入城乞食故。」婆希再告佛言：「大德，世尊有命難或我有命難實為難知。大德世尊，請為我說法；善逝，請為我說長遠利益安樂之法。」世尊再次告言：「婆希，此非宜時，以入城乞食故。」婆希三告佛言：「大德，世尊有命難或我有命難實為難知。大德世尊，請為我說法；善逝，請為我說長遠利益安樂之法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道：「婆希，汝當學此法：見唯是見，聞唯是聞，知唯是知，想唯是想。婆希，此為汝當學之法。婆希，汝能於見時，唯是見；於聞時，唯是聞；於知時，唯是知；於想時，唯是想。如是，汝可無貪無執；汝既無貪無執，汝於此世便無再生；於下世，於此世及下世皆無再生。此即是苦盡。」

婆希聽世尊簡短說教，執著頓消，諸漏盡斷，心得解脫。

爾時世尊向婆希說此簡短教法已，便自離去。

世尊離去未久，有一帶犢母牛，將婆希觝死於地。

時世尊在捨衛城托鉢，得食用齋已，與比丘眾離城回返，於途中見婆希已死。既見，即告眾比丘曰：「汝等將婆希屍體安放榻上運去荼毗，建塔供奉。諸比丘，此死者是一位梵行者。」眾比丘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。」眾比丘遵囑將婆希屍體安放榻上，運去荼毗，並造塔後，回稟世尊，行禮已畢，坐在一旁。坐已，即問世尊：「大德，婆希屍體已經火化，並已建塔；但不知他有何德行，來世又將如何。」佛曰：「諸比丘，婆希是一位賢者，曾依聖法而行，並未以問法而惱難於我。諸比丘，婆希已入涅槃。」

世尊如是說已，即興出此偈陀：

涅槃境界中，　無地水火風；
無日月星光，　無暗亦無明。
婆羅門牟尼，　以智自覺醒；
離色離無色，　離樂離苦痛。

第一品、菩提品終

本品總攝十經：一菩提經一，二菩提經二，三菩提經三，四尼拘陀經，五長老經，六迦葉經，七巴瓦經，八戰勝經，九螺髮經，十婆希經。

第二品、目真鄰陀品

一、目真鄰陀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初成正覺，在優樓頻螺地區尼連禪河畔目真鄰陀樹下住。爾時，世尊七日單跏趺坐，享解脫之樂。七日已，非時雲起，大雨突降，寒風來侵，持續七日。時目真鄰陀龍王從其居處來至佛所，以身繞佛，七重卷之；驤首張頸，覆護佛頂。龍王自念言：「寒氣莫侵世尊，暑氣莫侵世尊；蠅、蚊、熱風、爬蟲莫侵世尊。」如是經七日，世尊始從定起。

爾時目真鄰陀龍王知天晴無雲，乃解卷體；龍身消失，化為青年，立於佛前，合掌禮拜。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說此偈陀：

居靜是快樂，　知法是快樂，
無瞋是快樂，　憍生是快樂。
無慾是快樂，　於世無貪著；
調伏我慢者，　是為最上樂。

二、王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，諸比丘托鉢已回，飯食已畢，於堂室集坐閒敘：「摩揭陀國賽尼亞・頻毗沙羅王與憍薩羅國波斯匿王相比，誰多財物，誰多用品，誰多寶藏，誰多疆土，誰多車乘，誰多軍力，誰多神通，誰多威武？」諸比丘眾如是談論，未有終止。

爾時已近黃昏，世尊從定起坐，來至堂室，敷座而坐，問比丘眾：「諸比丘堂室集坐，有何言論？汝等談論未終之事是何等事？」比丘眾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我等托鉢已回，飯食已畢，堂室集坐，閒話談敘：摩揭陀國王賽尼亞・頻毗沙羅王與憍薩羅國波斯匿王相比，誰多財物，誰多用品，誰多寶藏，誰多疆土，誰多車乘，誰多軍力，誰多神通，誰多威武。未終之時，世尊至此」。世尊曰：「諸比丘，族姓子虔誠出家，加入僧團，如是談論，實不應該。諸比丘，汝等集坐一處，當做之事有二，一是談說法事，二是保持聖潔，沉默不語」。

世尊如是說已，即興說此偈陀：

人間和天上，　有樂有美妙；
比起涅槃樂，　微小不足道。

三、杖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，在舍衛城與祇陀林之間，童眾以杖擊蛇。時在朝時，世尊著衣持鉢，往捨衛城乞食。於舍衛城與祇陀林間見童眾以杖擊蛇。

爾時世尊，如是見已，即興說此偈陀：

一切眾生靈，　悉皆喜安康；
有人自尋樂，　擊生以棍杖；
斯人於來世，　必無安樂享。
一切眾生靈，　悉皆喜安康；
有人自尋樂，　不欺不他傷；
斯人於來世，　必有安樂享。

四、供養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給孤獨園住。爾時世尊受人供養，受人尊重；得衣物飲食、臥具、藥品及種種什物。僧團眾比丘亦受人供養，受人尊重；得衣物飲食、臥具、藥品及種種什物。而諸外道不受人供養，不受人尊重；不得衣物飲食、臥具、藥品及種種什物。彼等不能安忍於世尊及眾比丘得諸供養；於村莊、森林見諸比丘，即責難、辱罵，語言低級粗俗。時諸比丘即往佛所，行禮已畢，坐於一旁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當今之世，世尊受人供養，受人尊重；得衣物飲食、臥具、藥品及種種什物。僧團眾比丘亦受人供養，受人尊重；得衣物飲食、臥具、藥品及種種什物。而諸外道不受人供養，不受人尊重；不得衣物飲食、臥具、藥品及種種什物。彼等不能安忍於世尊及眾比丘得諸供養；於村莊、森林見諸比丘，即責難、辱罵，語言低級粗俗。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說此偈陀：

居於村林中，　無有樂與苦；
於己於他人，　苦樂皆緣「觸」；
「觸」因有「取」蘊，　無「蘊」何有「觸」。

五、居士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，伊茶那格拉居士因事入舍衛城。居士在舍衛城事畢，來至佛所，禮佛已畢，站立一旁。世尊問曰：「汝已久欲來此。」居士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我思念來此見佛時日已久，祇因事務纏身，未能早來。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說此偈陀：

知法多聞者，　安樂無煩惱；
有苦有難者，　當去多關照；
人與人之間，　相愛互友好。

六、孕婦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，一外道之年輕妻子懷孕臨產。時妻對夫言：「婆羅門，去取油來，以助我產。」外道聞言答曰：「我從何處可取油來？」妻再對夫言：「去，婆羅門，取些油來，以助我產。」外道再次答曰：「我從何處可取油來？」外道妻三次對外道言：「你去，婆羅門，取些油來，以助我產。」

爾時，憍薩國波斯匿王之庫房中奶油酥油等各種油類十分充足，可供沙門、婆羅門敞開食用，唯不准帶出。爾時外道心想：「波斯匿王庫中奶油酥油等各種油類十分充足，可供沙門、婆羅門敞開食用，唯不准帶出。我何不到波斯匿王庫中儘量足飲，回家後嘔出，可助妻產。」

時外道來到波斯匿王庫中，足飲其油；急回家中，但不能嘔出，亦不能瀉下，痛苦難熬，滿地翻滾。爾時世尊於晨時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見彼婆羅門痛苦難熬，滿地翻滾。爾時世尊，如是見已，即興說此偈陀：

無貪無慾者，　安樂無煩惱；
得道漏盡者，　自然無貪著。
人與人之間，　相愛互友好。

七、獨子經

如是我聞：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一居士有一獨生子，可親可愛，卻遭夭亡。時眾多居士身著濕衣，頭有濕髮，正午時分來至佛所。既至，禮拜世尊，站立一旁。佛問諸居士曰：「諸位居士濕衣濕髮，於此中午，來此為何？」

彼居士即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我之獨子可親可愛，卻遭夭亡。以是之故，我等濕衣濕髮，於此午時來此。」

爾時，世尊聽已，即興說此偈陀：

眾人眾天神，　貪戀可愛相；
遭難受痛苦，　受制於閻王。
晝夜不放逸，　捨棄可愛相；

可除貪之根，　不上閻王當。

八、蘇波婆沙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軍迪亞城軍達沓那林住。爾時拘利耶國王女蘇波婆沙懷孕七年，難產七日，痛苦難熬，而以三念，得以安忍：念世尊正遍知說法滅苦；念世尊聲聞弟子行為妙好，拔除此苦；念涅槃沒有這般痛苦，祇有最上安樂。

蘇波婆沙公主告其夫言：「夫君請往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如我所說白佛，祝世尊無病無災，輕安健康。『大德世尊，拘利耶國王女蘇波婆沙懷胎七載，難產七日，痛苦難熬，而以三念得以安忍：念世尊正遍知說法滅苦；念世尊聲聞弟子行為妙好，拔除此苦；念涅槃沒有這般痛苦，祇有最上安樂。』」

拘利耶王子依蘇波婆沙公主所囑，往見佛陀。既到佛所，行禮已畢，坐於一旁，白世尊道：「大德，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公主頂禮佛足，祝世尊無病無災，輕安健康。蘇波婆沙懷胎七載，難產七日，痛苦難熬；而以三念，得以安忍：念世尊正遍知說法滅苦；念世尊聲聞弟子行為妙好，拔除此苦；念涅槃沒有這般痛苦，祇有最上安樂。」

世尊答言：「祝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安樂無恙，無諸痛苦，產出無病嬰兒。」世尊說已，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即安樂無恙，產出無病嬰兒。

拘利耶王子聞聽佛語，歡喜信受，從座而起，向世尊行右繞之禮，禮已，回到王宮。既回，見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安樂無恙，已生出一無病嬰兒。既見，即生此念：「拘利耶王女應佛之言，康安無恙，產出嬰兒。如來真有大神通，大威力，真奇妙無比。」王子心滿意足，興高采烈。

於時蘇波婆沙對夫言道：「王子請來，請去世尊所，代我頂禮佛足，稟報世尊：『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懷胎七載，難產七日；現已產出一無病嬰兒。她欲設七日之齋飯，供養世尊及僧眾；敬請世尊及僧眾受此齋供。』」

拘利耶王子遵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之囑，來至佛所，施禮已畢，坐於一旁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頂禮佛足。拘利耶王女懷胎七載，難產七日；現安好無恙，已產下一無病嬰兒。她欲設七日齋，供世尊及僧眾。恭請世尊接受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之請。」時有一居士，已確定次日向佛及僧眾供齋。此居士乃大目犍連尊者之供養人。於是世尊對目犍連曰：「目犍連，汝來！去那居士住所對他說：『壽者，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懷胎七

載，難產七日，現已安好無恙，產一無病嬰兒。她欲設七日之齋，供佛及僧。現當隨她供齋之願，汝其後可辦。』那居士是汝之供養人。」

「如是世尊！」大目犍連遵囑到居士所，而告之曰：「壽者，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懷胎七載，難產七日，現她安好無恙，產一無病健兒。她欲設七日之齋，供佛及僧。現當隨她供齋之願，汝其後可辦。」居士言：「若大目犍連尊者答應護我財、命、信，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可先供七日之齋，我可在後。」大目犍連言：「我是汝財、命兩項之護者；至於『信』，汝當自護。」居士言：「大目犍連尊者是我財、命兩項護者；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亦當先設七日齋，我可在後。」

時大目犍連尊者告居士已，回至佛所而白世尊曰：「大德世尊，我已告予居士，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可供七日之齋，彼可後辦。」

爾時，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自做甘美嚼食，請佛及僧眾食用，盡於七日；並令嬰兒禮拜世尊及僧眾。

時舍利弗尊者問此兒曰：「孩兒，汝安好否？有無病苦？」孩兒答言：「舍利弗尊者，我何能安好？何能無苦？我在血盆中達七年之久！」

時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甚是喜悅，心想：「我兒已能與尊者談話！」

爾時，世尊見拘利耶王女蘇波婆沙喜悅歡快，問到：「蘇波婆沙，汝還想再得如是兒否？」蘇波婆沙答曰：「世尊，我還想再得七如是兒。」

爾時世尊，聽得此言，即興而說：

苦事以為樂，　悲事以為喜；
為何混如是，　祇緣人放逸。

九、毗舍佉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東園彌伽羅母講堂住。時彌伽羅母毗舍佉有事求憍薩羅國王波斯匿辦理，而憍薩羅國王波斯匿未能依從。於是彌伽羅母毗舍佉於中午時分來至佛所，禮世尊已，坐於一旁。時世尊問曰：「毗舍佉，汝於此中午時分，從何處來此？」毗舍佉答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我有事請求憍薩羅國王波斯匿辦理，而波斯匿未能依我之願。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聽已，即興而說：

他人權高已生苦，　眾生富貴方為樂；

有貪有求必有悲，　煩惱結縛難擺脫。

十、跋提耶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阿努比耶城芒果林住。時有卡利瞿陀王之子跋提耶者，或在林中，或在樹下，或在虛室，常自發感興：「快哉！快哉」！時比丘眾或在林中，或在樹下，或在虛室，常聞聽卡利瞿陀王之子跋提耶發此感興。比丘眾想：「卡利瞿陀王之子跋提耶雖已出家，但定是不喜梵行，常憶昔日在家之樂；故而或在林中，或在樹下，或在虛室常自發此感興。」

時比丘眾即往佛所，施禮已畢，坐在一旁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，卡利瞿陀王子跋提耶或在林中，或在樹下，或在虛室，常自發感興：快哉！快哉！無疑，卡利瞿陀王子跋提耶肯定是不喜梵行，常憶昔日在家之樂，故常發此感興。」

時世尊呼一比丘：「比丘汝來，去告跋提耶，如我言說，招他來此。」比丘應一聲「如是世尊」，遵囑而去。至卡利瞿陀王子跋提耶所，告曰：「跋提耶尊者，師招汝往。」卡利瞿陀王子跋提耶應一聲「如是，尊者」，即往佛所。既至，施禮已畢，坐在一旁。世尊問曰：「跋提耶，汝或在林中，或在樹下，或在虛室，常自發感興：快哉！快哉！果有此事？」跋提耶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。」世尊又問：「跋提耶，汝或在林中，或在樹下，或在虛室，為何經常發此感興？」

跋提耶答曰：「大德世尊，從前居家治國之時，宮內宮外，皆有守備；城內城外，亦多護衛；國內國外，亦有防所。雖然如此，我亦是終日恐懼戰慄，驚悸不安；而今我獨居林中、樹下、虛室，卻無恐懼戰慄，驚悸不安之感。少欲知足，心同遊鹿。故而我或在林中，或在樹下，或在虛室，常自發感興：快哉！快哉！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心中無瞋怒，　超越禍與福；
如此無憂者，　天神難目睹。

第二品、目真鄰陀品終

本品總攝十經：一目真鄰陀經，二王經，三杖經，四供養經，五居士經，六孕婦經，七獨子經，八蘇波婆沙經，九毗舍佉經，十跋提耶經。

第三品、難陀品

一、業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有一比丘在離佛不遠處，身體端直，結跏趺坐；忍夙業報，痛苦萬分；正念正智，無畏而坐。世尊見此比丘於不遠處，身體端直，結跏趺坐；忍夙業報，痛苦萬分；正念正智，無畏而坐。

世尊如是見已，即興自說：

比丘消舊業，　震彈諸污塵；
去執向涅槃，　無須召喚人。

二、難陀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世尊之弟，姨母之子難陀尊者告知諸比丘曰：「諸位尊者，我不喜修持梵行，我將捨戒還俗。」時一比丘到世尊所，禮世尊已，坐在一旁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世尊之弟，世尊姨母之子，難陀尊者對比丘眾言：『諸位尊者，我不喜修持梵行，我將捨戒還俗。』」

時世尊召一比丘：「比丘汝來，汝去召難陀比丘來此，對他說師召難陀。」比丘應聲而去，至難陀所，告難陀曰：「壽者難陀，師召汝去。」

難陀即至佛所，禮世尊已，坐在一旁。佛問難陀：「聞汝曾告比丘眾言：『我不喜修持梵行，我將捨戒還俗。』是否果有其事？」難陀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。」「難陀，汝因何不喜梵行，因何要捨戒還俗？」「世尊，我出家之時，美女國色天香，垂髮半梳，曾告我言：『君當速歸。』每念及此，便不願修持梵行，想捨戒還俗。」

時世尊拉起難陀尊者，如壯士屈伸臂頃，從祇陀林園到忉利天。

爾時，忉利天有五百天女，其大腿粉紅如鴿足，侍奉帝釋天王。佛問難陀：「汝見此五百天女否？」難陀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。」

「難陀，汝有何感想？垂髮半梳，國色天香與此五百天女相比，誰更美妙？誰更動人？」

「世尊，二者相比，垂髮半梳，國色天香便如母猴一樣醜陋不堪，不及天女之十六分之一，乃至十六分之一之十六分之一。二者豈可相提並論？五百天女確實更加美妙，更加動人。」

「難陀，汝當喜愛教法，我可設法使汝得到五百天女，我可擔保。」

「大德，世尊若能保證我得到五百天女，我自會隨世尊修持梵行。」

時世尊又拉起難陀尊者，如壯士伸屈臂頃，從忉利天回到祇陀林園。

自此之後，諸比丘眾皆聞知：「世尊之弟，姨母之子，難陀尊者為得到天女而修持梵行，世尊並已保證難陀得到五百天女。」比丘眾中，難陀尊者之舊友開始稱難陀為僱傭者、買來人。難陀尊者因被如此稱呼而苦惱，而羞愧，於是避開僧眾，獨居靜處；勇猛精進，斷除煩惱，趨向涅槃。如此勤修梵行道業，不久證得羅漢果位，自知「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」。如是難陀尊者成為諸多阿羅中之一位阿羅漢。

時初夜已過，有一天神來到佛所；遍體光明，普照祇園。天神禮世尊已，站在一旁，白世尊言：「世尊之弟，姨母之子，難陀尊者諸漏已盡，已得無漏智果，以自慧力求得解脫。」世尊亦以己之智，得見難陀諸漏已盡，已得無漏智果，以自慧力求得解脫。

是夜分盡，難陀尊者往見世尊，禮世尊已，坐於一旁，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世尊曾保我得五百天女。世尊，今我請求解除此約。」世尊曰：「難陀，我已知汝心，知汝已以自慧力，漏盡解脫。有一天神也已來告我。難陀，汝心既然已無取執，諸漏既已斷盡，我們自可解除此約。」

世尊如是說已，即興而說：

人若渡欲沼，　以及輪迴沼；
拔除煩惱刺，　解脫無執著；
如此之沙門，　苦樂無動搖。

三、耶輸闍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捨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有耶輸闍等五百比丘到舍衛城來謁見世尊。諸外來比丘與住園比丘互相談敘，共同敷設臥具，整理衣鉢，聲音甚大。爾時世尊問阿難：「阿難，何人如此高聲喧鬧？有如漁場上之漁夫一般？」阿難答曰：「世尊，此乃耶輸闍等五百比丘來此謁見世尊，諸外來比丘與住園比丘互相談敘，共同敷設臥具，整理衣鉢，聲音甚大。」世尊告曰：「阿難，汝去召諸比丘來，說師欲召見。」「如是，世尊。」阿難應諾而去，到諸比丘處告言：「師召諸位尊者。」

諸比丘應佛之召，來到佛所，禮世尊已，坐於一旁。世尊問曰：「諸比丘眾，汝等為何大聲喧鬧，如漁場漁夫？」

耶輸闍白佛言：「世尊，我等五百比丘來此謁見世尊，諸外來比丘與住園比丘互相談敘，敷設臥具，整理衣鉢，聲音甚大。」

佛告諸比丘曰：「離開這裏，諸比丘！我當驅汝等遠離，不准留住我處。」

「如是，世尊。」諸比丘應諾，即從座起，禮拜世尊，行右繞之禮；收起坐臥用具及衣鉢，向跋祇遊去。至跋祇國瓦古姆達河，逢雨季。即於河岸造茅棚安居。

時耶輸闍召諸比丘曰：「諸壽者，世尊為使我等獲益，同情我等，纔把我等驅開。故我等應知世尊寄我等之希望，我等應遵從行事。」

諸比丘應一聲「如是，尊者」，便分散獨居，精進而不放逸；斷煩惱，趨涅槃。在此雨季安居期間，皆得三明。

時世尊住捨衛城已，向吠捨離遊去。至吠捨離，住大林精舍。時世尊心中已知住阿古姆達河岸諸比丘情形，即告阿難曰：「阿難，瓦古姆達河岸住有諸比丘，那裏已有光向我。阿難，汝遣一使者去瓦古姆達河岸，告諸比丘，師有召請。」阿難應聲「如是，世尊」。即去一比丘處，對該比丘曰：「壽者，汝去阿古姆達河岸比丘住處，對彼比丘言師欲召見。」比丘應聲而去，彈指之間便到達瓦古姆達河岸諸比丘處，對諸比丘曰：「師召諸位尊者，師欲見諸位尊者。」「如是，尊者。」諸比丘應諾一聲，即收拾坐臥具，整理衣鉢，離開瓦古姆達河岸，彈指之間，來到大林精舍世尊住所。

爾時世尊入於不動三昧。諸比丘思忖世尊此時修住何處，得知世尊入於不動三昧時，便亦皆入於不動三昧。

至天黑以後，初夜已過，阿難雙手合十，向世尊禮拜。然後披著袈裟，白世尊曰：「大德世尊，初夜已過，現已夜深；遠來諸僧恭候已久，請世尊與之談說。」

阿難如是白世尊已，世尊仍是默然不語。阿難再次雙手合十，向世尊禮拜，白世尊曰：「大德世尊，初夜已過，現已夜深，遠來諸僧恭候已久，請世尊與之談說。」阿難白世尊已，世尊仍是默然。待天至黎明，旭日初昇，阿難即從座起，雙手合十，舉過頭頂，向佛行禮，並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黑夜已過，天即黎明；遠來比丘恭候已久，請世尊與之談說。」

爾時世尊，即出定坐起，告阿難曰：「阿難，汝若已知，當不至如此。阿難，我與五百比丘，已同入不動三昧。」

世尊如是告已，即興而說：

拔除貪之刺，　戰勝辱暴縛；
如山不動搖，　無論樂與苦。

四、舍利弗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捨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舍利弗尊者於距佛不遠處結跏趺坐，上身端直，心入於定。時世尊見舍利弗於不遠處結跏趺坐，上身端直，心入於定。

爾時世尊，如是見已，即興而說：

石山穩不動，　比丘亦應同；
斷除癡闇後，　如山穩不動。

五、拘律陀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大目犍連尊者在距佛不遠處結跏趺坐，上身端直，內住正念。爾時世尊見大目犍連在不遠處結跏趺坐，上身端直，內住正念。

爾時世尊，如是見已，即興而說：

身住於正念，　常入於定中；
守護諸觸處，　涅槃自可證。

六、畢陵迦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王舍城竹林迦蘭陀園住。時有畢陵迦婆蹉尊者常呼比丘為「賤人」。時諸比丘往至佛所，禮拜已畢，坐於一旁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，畢陵迦婆蹉尊者常呼諸比丘為『賤人』。」

時世尊告一比丘曰：「比丘，汝過來，汝如我所說，告畢陵迦婆蹉比丘『師召汝往』。」比丘應諾：「如是，世尊。」即往畢陵迦婆蹉所。既至，告畢陵迦婆蹉言：「師召汝往。」畢陵迦婆蹉應一聲「如是，壽者。」即到佛所，禮世尊已，坐在一旁。世尊告畢陵迦婆蹉曰：「婆蹉，聞汝常呼諸比丘為『賤人』，有此事否？」畢陵迦婆蹉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。」

爾時，世尊思維畢陵迦婆蹉之往世情形，而後告諸比丘曰：「諸比丘，汝等不當怪罪婆蹉比丘，婆蹉並未以瞋怒之心呼汝等為『賤人』。婆蹉比丘過去五百世連續不斷生於婆羅門家庭，呼人為『賤人』已成習氣。以此習氣故，婆蹉纔呼汝等為『賤人』。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告已，即興而說：

人若無欺詐，　無慢無貪心，
無我亦無慾，　心寂無怒瞋；
如是之人者，　名為婆羅門，
名為真比丘，　名為真沙門。

七、迦葉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王舍城竹林迦蘭陀園住。時大迦葉尊者在畢鉢羅窟單跏趺坐，入一三昧，經七日。七日後從定起。出定後心想：「我當到王舍城乞食。」時有五百天神踊躍上前，供奉食品。大迦葉謝絕所供，於朝時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

時帝釋天欲供大迦葉齋食，即化為紡織工紡紗；阿修羅女穿梭織布。

大迦葉尊者在王舍城挨戶乞食，來至帝釋天化身處。帝釋天化身見大迦葉尊者走來，出門往迎，接鉢入室，以米飯及諸類菜餚，上等汁液，盛滿一鉢，獻給大迦葉。時大迦葉自忖：「此人是誰，有諾大威力？定是帝釋天無疑。」大迦葉如是知已，明告帝釋天曰：「帝釋，此汝所為。此後不可再如此行事！」

帝釋天言：「大德大迦葉，我等亦需積德，亦當行善。」言已，行右繞之禮，而後昇入天空。帝釋欣喜，於空中自說：「最上齋食，已施予大迦葉！最上齋食，已施予大迦葉！最上齋食，已施予大迦葉！」

爾時世尊，以超人之清淨天耳，聽到帝釋於空中所說之感興語，即興而說：

比丘托鉢乞，　以此養自己；
持齋勤修行，　正念持不離。
寂靜遠世法，　天神表敬意。

八、托鉢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長者園住。時諸比丘乞食已回，齋飯用畢，聚於迦利樹園堂而共同談敘。

「諸位壽者，托鉢乞食之比丘在遊行托鉢時，常可見悅目之色，聽悅耳之音，聞悅意之香，嘗悅意之味，得悅意之觸。諸位壽者，乞食比丘可得供養，受禮敬尊崇。故人為此而托鉢。我等亦當堅持托鉢，以常見悅目之色，聽悅耳之音，聞悅意之香，嘗悅意之味，得悅意之觸。可得供養，受禮敬尊崇。」諸比丘如是議論，未能終止。

爾時已夕，世尊從定中坐起，至迦利樹園堂，敷座而坐，問比丘曰：「汝等聚此，作何言說？而未終止？」眾比丘答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我等乞食既回，齋飯用畢，聚於此迦利樹園堂，共同談論：托鉢乞食者在遊行托鉢時，常可見悅目之色，聽悅耳之音，聞悅意

之香，嘗悅意之味，得悅意之觸。可得供養，受禮敬尊崇。我等議論未終止時，世尊至此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諸比丘，汝等是族姓子，正信出家。發此議論，甚不應該。諸比丘聚於一處，當做之事僅二：一是談說法語，二是保持聖者之沉默。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說已，即興而說偈曰：

比丘托鉢乞，　不求人讚譽；
托鉢無他求，　祇為養自已。
不為世法動，　天神表敬意。

九、技藝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捨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眾比丘托鉢已回，齋食已畢，在室內共坐閒談，談及如下之事：「諸位尊者，誰懂技藝？何藝最高？誰習何藝？」有比丘言：「御象之技最高。」有比丘說：「御馬之技最高。」有比丘說：「駕車之技最高。」有比丘說：「射箭之技最高。」有比丘說：「武術最高。」有比丘說：「印契之技最高。」有比丘說：「數學最高。」有比丘說：「書法最高。」有比丘說：「詩歌最高。」有比丘說：「詭辯最高。」有比丘說：「應辯最高。」如此談論，未有終止。

時至傍晚，世尊從定中起，至眾比丘處，敷座而坐，問比丘曰：「諸比丘，今汝等聚此，談論何事，而未終止？」

眾比丘答言：「大德，我等托鉢回，齋食已，共坐攀談，談及誰懂技藝，諸技之中以何為最高，誰習何藝。有說御家之技最高，有說應辯之術最高。談未終止，世尊至此。」

世尊曰：「諸比丘，汝等是族姓子，虔誠出家，不當談論此等話題。汝等聚於一處，當做者唯二事：一是談說法語；二是保持聖者之沉默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說已，即興而說：

不以技為生，　輕安無負重；
諸根得調伏，　利益天人眾。
無慾無我執，　解脫無俗行；
無慢善獨處，　名為比丘僧。

十、觀世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優樓維羅尼連禪河岸菩提樹下初成正覺。時世尊單跏趺坐，享解脫之樂，經於七日。

七日之後，世尊從定中起，以佛眼觀察世界。世尊以佛眼觀見世界諸有情或因貪慾、或因瞋恚、或因癡愚而受諸熱惱，受諸悲苦。

爾時，世尊如是觀已，即興而說：

世間生熱苦，　諸苦遍世處。
人間有通病，　以苦為幸福。
人雖有所願，　事實卻異殊。
人雖有所欲，　事常與願違。
愛則生恐懼，　恐懼生苦悲；
若能持梵行，　有助脫輪迴。
沙門婆羅門，　說「有」持「常見」，
雖稱已離「有」，　其實並不然。
沙門婆羅門，　說「無」持「斷見」；
雖稱已離「有」，　其實並不然。
「貪蘊」必生苦，　「取」斷苦不生；
世人因「無明」，　貪愛煩惱生。
如是之有情，　離苦不可能。
貪愛等諸「有」，　遍於一切處；
諸「有」皆無常，　無常而皆苦。
正智知如是，　貪有必可斷；
正道斷諸貪，　貪滅即涅槃。
沙門得涅槃，　無「取」無輪迴；
戰勝諸魔羅，　可得羅漢位。

第三品、難陀品終

本品總攝十經：一業經，二難陀經，三耶輸闍經，四舍利弗經，五拘律陀經，六畢陵迦經，七迦葉經，八托鉢經，九技藝經，十觀世經。

第四品、彌凱耶品

一、彌凱耶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賈利卡城附近的賈利山住。時彌凱耶尊者為佛之侍者。彌凱耶尊者到佛所，禮敬已畢，站立一旁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我欲去江都村乞食。」世尊曰：「現正是時，彌凱耶。」

彌凱耶尊者著衣持鉢，入江都村行乞。從江都村托鉢回，齋食已，來到金米卡拉河邊，在河邊漫步休息。爾時，彌凱耶尊者見一

片惹人喜愛的芒果林，心想：「此芒果林委實可愛，是族姓子修行的理想處所。世尊如若應允，我欲來此精勤修習。」

彌凱耶尊者如是想已，來至佛所，行禮已畢，坐在一旁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，我於朝時著衣持鉢，入江都村乞食。托鉢回，齋食已，到金米卡拉河邊漫步休息，時見一片芒果林甚是可愛。心想，如若世尊應允，我願到那裏精勤修習。」

彌凱耶尊者如是白世尊已，世尊曰：「彌凱耶，汝若去，我則獨居；汝可暫留，至另比丘來此接替。」彌凱耶尊者再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世尊已無當做之事，而我卻有事當做。若世尊應允，我當往彼芒果林勤奮修習。」

彌凱耶尊者如是白世尊已。世尊曰：「彌凱耶，汝既說勤奮修習，我尚復何言？彌凱耶，現正當其時，汝可行當做之事。」時彌凱耶從座而起，右繞禮佛，即往芒果林去。進入林中，於一棵樹下休息。彌凱耶住於芒果林中，卻生出慾念、瞋念、害念之三惡念。時彌凱耶尊者甚感奇怪：「怪哉！怪哉！昔所未有！我虔誠出家，卻住於三惡念中！」

於夕時，彌凱耶從定中起，往世尊所。行禮已畢，坐在一旁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我在芒果林住，卻生出慾念、瞋念、害念之三惡念。這使我驚奇，我虔誠出家，卻住於三惡念中！」

世尊曰：「彌凱耶，有五法可治汝心。何謂五法？彌凱耶，比丘有善知識，善友，此為第一法。守持戒律，遵守解脫戒規，行持圓滿，縱使小過亦畏懼不犯，精修學處，此為第二法。復次，有少欲之足之語，喜樂語，閑靜語，獨處語，精進語，戒語，定語，慧語，解脫語；有利於斷除煩惱、蓋障，有利於厭惡輪迴之苦，有利於滅除貪慾，有利於得菩提，證涅槃。多聽此類話語為第三法。復次，彌凱耶，比丘應勇猛精進；增強善法，遠離不善法；此為第四法。復次，彌凱耶，比丘應有智慧，應以智慧觀察生滅，正觀苦滅；此為第五法。」

「彌凱耶，有善知識，有善友，可望得此。守持戒律，修習學處，排除煩惱，可望得此。精進，不捨善業，正觀苦滅，可望得此。」

「彌凱耶，除此五法之外，還須增修四法：應修不淨觀以除貪愛；應修慈悲觀以除瞋恨；應修數息觀以除疑惑；應修無常觀以除傲慢。彌凱耶，得無常想者，則決無我執；得無我想者，必可滅除我慢；如此當世可證涅槃。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說已，即興說偈：

小念及細念，　存留於心間；
無明不自知，　必使輪迴延。

正念精進者，　以慧除諸念；
知諦佛弟子，　諸念連根斷。

二、高慢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住於拘屍那羅城末羅族之烏帕瓦得那莎羅林。時有眾多比丘住於離佛不遠之林間房舍中。他們高慢、浮躁、多語、迷惑、不自覺、心不專一、慌恐不安。

爾時世尊，見諸比丘眾高慢、浮躁、多語、迷惑、不自覺、心不專一、慌恐不安，住於不遠處之林間房舍中。

爾時世尊，如是見已，即興而說：

不能攝護身，　邪見必入侵；
惛沉唯欲睡，　必被魔羅擒。
若善護其心，　思惟正而純；
惛睡能克服，　惡趣可捨盡。

三、牧牛人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同比丘眾在憍薩羅國遊化。爾時，世尊離開道路，到一棵樹下，敷座而坐。時有一牧牛人到世尊所，禮世尊已，坐在一旁。佛以法語向其講說，使其信受、奮發、喜悅。牧牛人聽佛法語，受佛教誨，心生信念，奮發喜悅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請於明日同比丘眾受我供養。」世尊默然應允。牧牛人知世尊已應，即從座起，向世尊行右繞之禮，而自離去。

夜時過去，牧牛人在家中備好稠奶飯、酥油，稟報世尊：「大德，飯已備好，今正是時，請來用齋。」

於朝時分，世尊著衣持鉢，攜比丘眾到牧牛人家，敷座而坐。牧牛人以稠奶飯、鮮酥油供佛及諸比丘。世尊飯食已，牧牛人於一旁低座坐下。世尊又以法語向其講說，使其信受、奮發、喜悅。然後從座而起，回到佛所。

世尊離去未久，一男人入牧牛人家，殺牧牛人死。

時眾比丘至佛所，行禮已，坐在一旁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，今天牧牛人以奶飯、酥油供佛及我等比丘眾。我們離開未久，一男人闖入將牧牛人殺死」。

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敵人對敵人，　仇冤對仇冤；
一方被傷害，　報復必更殘。

四、月明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於王舍城竹林迦蘭陀園住。舍利弗尊者和大目犍連尊者在鴿山住。時舍利弗尊者新剃頭髮，在月明之夜於露天打坐入定。時有二夜叉為友，因事自北而南行。二夜叉見舍利弗尊者新剃頭髮，在月明之夜於露天打坐入定。一夜叉告其友曰：「朋友，我欲擊此沙門頭。」友言：「朋友，不可；汝莫如此。此沙門是一位大德，有大神通，大威力。」夜叉再對友言：「朋友，我仍欲擊此沙門頭。」友再阻：「不可，汝莫如此。此沙門是一位大德，有大神通，大威力。」夜叉三對友言：「朋友，我仍欲擊此沙門頭。」友三阻：「不可，汝莫如此。此沙門是一位大德，有大神通，大威力。」

爾時，夜叉不聽友勸阻，擊舍利弗尊者頭。此一擊，能使七肘乃至八肘高大象倒地；能使山頂崩壞；而夜叉本身因此擊而哀叫「疼痛」，倒地而死，墜入地獄。

時大目犍連尊者以超人之清淨天眼，觀見夜叉擊舍利弗頭，即到舍利弗尊者處問言：「如何？汝能忍否？疼痛否？」舍利弗答言：「目犍連尊者，我能忍，祇是頭皮有點痛癢。」大目犍連言：「舍利弗尊者，汝真有大神通，大威力；真乃神奇之極也！舍利弗尊者，汝被夜叉一擊，這一擊能使七肘高大象倒地，能使山頂崩壞，而汝卻能忍，僅覺頭皮有點痛癢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我連一個俾舍遮鬼亦未能看見，而目犍連尊者卻看見了夜叉。目犍連尊者真有大神通，大威力。目犍連尊者纔真正堪稱神奇。」

此時，世尊以超人之清淨天耳聽到此二大弟子談話。如是聽已，即興而說：

人若堅如石，　不動穩如山；
人怒自不怒，　人貪己不貪。
人心能如是，　何有痛苦言？

五、象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憍賞彌瞿師得精舍住。時世尊與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國王、大臣、外道、外道弟子等共住，混雜不堪，煩亂不堪，諸多不便。時世尊思念：「今我與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國王、大臣、外道、外道弟子共住，混雜不堪，諸多不便，我當離群獨居。」爾時朝時，世尊著衣持鉢，入憍賞彌乞食。乞食已，回至住所，將坐臥具收拾存放，著

衣持鉢，不告侍從，不告比丘僧眾，獨自一人，無有二者，往波利林去。依路序行走，到達波利林，住於附近之護林中一棵名為「善良」的娑羅樹下。

時有一象王，與諸多牡象、牝象、小象、幼象雜居一處。像王吃諸象食去梢頭之草，諸象吃象王折下之樹枝。像王飲混濁之水。像王出水上岸後，諸牝象以軀體觸摸象王。如此，像王煩躁。像王想：「我今與諸多牝象、牡象、小象、幼象雜居一處；我所食者，為諸象食去梢頭之草；諸象所食者，為我從樹上折下之枝。我所飲為混濁之水，我上岸後，又有諸牝象以身體觸摸，如此與眾混居，煩苦不便，我當離開群體，獨居纔是。」於是象王離開象群，來到波利林村護林世尊所住之「善良」娑羅樹下。像王以鼻拔除住地草莽，以鼻取水供佛飲用，以鼻取物供佛使用。

世尊獨居，清閒自在。心想：「昔日我與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國王、大臣、外道、外道弟子混雜而居，煩亂不堪。今離群獨居，離開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國王、大臣、外道、外道弟子，無有煩亂，安樂清靜。」象王亦想：「我昔日與牡象、牝象、小象、幼象雜居一處，吃諸象食去梢頭之草，諸象食我從樹上折下之枝。我飲混濁之水，出水上岸後，諸牝象以身體觸摸，煩苦不便。今我離開牡象、牝象、小象、幼象，可食有梢之草，不必折下樹枝供牠們食用，可飲不濁之水，上岸後亦無牝象以身體觸摸。離群獨居，確實安祥。」

爾時，世尊已知象王心之所念，並以己身輕安，即興而說：

象王牙如轅，　樂於林獨居；
象王之感受，　如佛之心意。

六、賓頭盧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賓頭盧跋羅瓦闍尊者於距佛不遠處，上身端直，結跏趺坐。尊者是位林居者，常乞食者，著糞掃衣者，三衣者，少欲知足者，清淨獨居者，勇猛精進者，持頭陀行者，增上定心而行持者。

爾時，世尊見賓頭盧跋羅瓦闍尊者於不遠處，上身端直，結跏趺坐。知尊者是位林居者，常乞食者，著糞掃衣者，三衣者，少欲知足者，清淨獨居者，勇猛精進者，持頭陀行者，增上定心而行持者。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對人不誹謗，　對人不侵傷；
守持解脫戒，　飲食知定量。

坐臥修禪定，　止觀遵其道；
勇猛而精進，　是諸佛之教。

七、舍利弗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舍利弗尊者於離佛不遠處，上身端直，結跏趺坐。尊者少欲知足，閑靜獨處，勇猛精進，處於羅漢果定中。時世尊見舍利弗於不遠處，上身端直，結跏趺坐。知尊者少欲知足，閑靜獨處，勇猛精進，處於羅漢果定中。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身懷羅漢心，　勇猛求精進；
慧道持戒律，　正念平靜心。
不為世法動，　無憂一聖人。

八、孫陀利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世尊受世人供養，受崇敬，得布施，得衣食、坐臥具、醫藥。比丘眾亦受世人供養，受崇敬，得布施，得衣食、坐臥具、醫藥。而諸外道不受世人供養，不受崇敬，不得布施，不得衣食、坐臥具、醫藥。

時諸外道不能安忍於佛及比丘僧眾之所得，便到外道女孫陀利所而告言：「妹妹，汝願為親族效些力否？」孫陀利言：「為了親族，我願捨命效力，但不知我能有何為。」外道言：「汝當常到祇陀林去。」孫陀利應，即常往祇陀林。當眾人皆知孫陀利常往祇陀林時，諸外道便將她殺死，將其屍體埋於祇陀林圍溝中，然後往見憍薩羅國王告曰：「大王，我等已不見孫陀利女。」王曰：「汝等疑孫陀利應在何處？」外道言：「大王，祇陀林。」王曰：「如是，可往祇陀林尋找。」

時諸外道即往祇陀林，從圍溝中挖出孫陀利屍體，置於床上，抬往舍衛城中，走街串巷，走過每個路口，便向人展示言：「諸位，請看釋迦弟子沙門所作之業！他們無恥、破戒、行惡、妄語、無梵行。他們聲稱行善法，行沙門法，行梵行，說真話，持戒律，修善行；而其實他們並無沙門法，未去惡行；沙門行滅盡，梵行滅盡。他們行男女淫事，事後把女子害死。」

爾時，舍衛城人聽信外道言，見比丘眾，以粗惡語，指責辱罵，說釋迦子沙門無羞無恥，乃至行男女淫事，事已，殺害女子。

時諸比丘著衣持鉢，到舍衛城乞食。乞食回，齋食已，共往佛所。禮世尊已，坐於一旁，而白佛言：「大德，捨衛城人見比丘眾輒以惡語辱罵，說釋迦子無有羞恥，乃至行男女淫事，事已而殺害女子。」

佛告諸比丘曰：「如是惡語，不會長久；多則可存七日，七日之後必自消失。諸比丘，若有人見比丘眾以粗惡語辱罵，可以此偈回復：

人若說妄語，　必然入地獄；
做而說未做，　亦必入地獄；
二者同為惡，　下世又相遇。」

諸比丘於佛處學得此偈，每遇人辱罵，即以此偈回復。

時諸人眾，皆漸醒悟：「諸釋迦子無有罪過。」辱罵果未持久，七日過後，即自消失。時諸比丘往至佛所，行禮已畢，坐於一旁而白佛言：「大德，奇哉，奇哉！辱罵之聲果未持久，七日之後，便自消失。果如世尊所言。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愚人以語謗，　猶如箭射象；
比丘聽惡語，　無怒忍為上。

九、優波塞那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王舍城竹林迦蘭陀園住。時旺幹得子優波塞那尊者閑靜輕安，心生是念：「啊，我得大益！我有妙得！我師乃薄伽梵．阿羅漢．三藐三菩提。我依師尊所教之法、律而出家；我之善友亦皆梵行之士，皆持淨戒，行善法。我今戒行圓滿，一心守定。我已是一名漏盡阿羅漢，有大神通，大威力。生，亦好；死，亦好。」

爾時世尊，以心得知旺幹得子優波塞那尊者所念。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生不受苦痛，　死亦無所悲；
比丘斷有愛，　心念寂無為。
已無再生緣，　徹底斷輪迴。

十、舍利弗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捨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舍利弗尊者於離佛不遠處，上身端直，跏趺而坐，觀心寂然清淨。爾時世尊見舍利弗尊者於不遠處，上身端直，跏趺而坐，觀心寂然清淨。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比丘心寂靜，　於生無貪圖；
輪迴已斷盡，　解脫魔羅縛。

第四品、彌凱耶品終

本品總攝十經：一彌凱耶經，二高慢經，三牧牛人經，四月明經，五象經，六賓頭盧經，七舍利弗經，八孫陀利經，九優波塞那經，十舍利弗經。

第五品、蘇那長老品

一、王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捨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與末利王妃登至宮殿上層，時波斯匿王問末利王妃言：「末利，在汝所愛人中，有無勝於愛汝自己者？」

「大王，無有。在我所愛人中，無有勝於愛我自己者。大王，在大王所愛人中，有無勝於愛大王自己者？」

「也無有，末利。在我所愛人中，也無有勝於愛我自己者。」波斯匿答言。

時波斯匿王從殿上層下至地面，來至佛所，禮世尊已，坐於一旁，白佛言：「大德，我與末利王妃登至宮殿上層，問王妃言：『末利，在汝所愛人中，有無勝於愛汝自己者？』末利王妃答：『大王，在我所愛人中，無有勝於愛我自己者。』末利又問在我所愛人中，有無勝於愛我自己者，我亦回答說『無有』。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自說：

各方用心尋，　不見如是人；
比己更可愛，　比己更可親。
人既愛自己，　不當害他人。

二、短命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捨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夕時，阿難尊者從定中起，至世尊所，禮世尊已，坐於一旁，白世尊言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大德世尊，世尊之母親竟如此短壽，世尊出生七日，世尊母親去世，生兜率天。」世尊曰：「阿難，事確如此，菩薩之母確實命短，菩薩降生七日，菩薩母即去世，而降生兜率天。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已生之有情，　未生之有情；
都必捨肉身，　肉身必有終。
賢者知此法，　努力勤修行。

三、癩病者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王舍城竹林迦蘭陀園住。爾時，王舍城有一個名叫「善覺」的癩病患者，他是王舍城最貧困、最低微之人。

爾時，世尊正被眾人圍繞，為眾人說法。癩病患者善覺於遠處見眾人聚集，心想：「此處必有某種食物分發；我若往至，亦必可得。」善覺即至眾人聚處。既至，見世尊被眾人圍繞，正為眾人說法。心想：「此處原來並無食物分發，是沙門瞿曇在為眾人說法。我既到此，亦當一聽。」即在邊處坐下。爾時世尊正以心念尋察觀審，看何人最善領悟教法。爾時世尊發現坐於邊處之癩病患者善覺，即作是念：「領悟我之教法，此人最具善根。」即針對癩病患者善覺說布施、持戒、生天之法，及貪慾之罪過，出離之功德。爾時世尊知癩病患者善覺之心具有靈性，污垢障礙容易去除，即說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聖諦。癩病患者聽後，即在坐中得無塵法眼，證知諸法必有生有滅。

爾時癩病患者善覺已見法、證法、悟法、達法，已去除諸種疑惑，已正信堅固，住於聖教。善覺即從座起，走向世尊，禮世尊已，坐於一旁，而白佛言：「大德教法，美妙之極，大德教法，美妙之極！如揭覆蔽，如開掩閉，如為盲者指路，為暗室照明。大德，我今皈依世尊，皈依於法，皈依比丘僧團。自今日起，直至命終，是一優婆塞；亦望世尊如是看我。」

爾時，癩病患者善覺受佛陀法語教示，興奮、喜悅，從坐而起，作禮右繞，辭別而去。離去未久，遇一帶犢母牛，角抵善覺，倒地而死。爾時，諸比丘往見世尊，禮世尊已，坐於一旁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，癩病患者善覺受佛法語教誨，皈依信受，興奮喜悅，今已死亡。他現狀如何？來生怎樣？」世尊答曰：「諸比丘，癩病患者善覺已徹悟正法。為學佛法，未使我勞苦。諸比丘，癩病患者善覺已滅除三結，證得預流果位，不會退轉，將來必成正覺。」

世尊說訖，一比丘問言：「大德世尊，癩病患者善覺為何如此貧苦？如此低微？因緣何在？」世尊答曰：「諸比丘，癩病患者善覺前生曾為王舍城一長者子。在園中遊時，遇見辟支佛多伽羅悉卡入城托鉢。既見，心中暗想：『這個身披袈裟，到處遊蕩的癩病患者是誰？』輕蔑吐唾而去。以此想故，墜入地獄多年，數萬年、數

千年、數十萬年之久。因其餘業未盡，纔為一癩病患者生於王舍城；且最貧苦，最低微。彼聽佛法，虔誠皈信，謹持戒律；修學、修捨、修慧。今身壞命終，將生忉利天。彼之色身聲譽，必過諸神。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說已，即興而說：

智者具慧眼，　奮勇求精進；
世間諸罪惡，　遠離不沾身。

四、兒童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捨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眾多兒童在捨衛城和祇陀林之間捕打遊魚。爾時朝時，世尊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於捨衛城與祇陀林之間，見眾多兒童捕打遊魚，即上前問曰：「諸童，汝等害怕痛苦否？汝等喜歡痛苦否？」兒童答曰：「世尊，我等害怕痛苦，不喜歡痛苦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怕苦不喜苦，　明暗莫作惡；
若有惡業作，　苦報難逃脫。

五、布薩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東園彌伽羅堂住。時值布薩日，比丘眾圍繞佛坐。初夜過時，阿難從座而起，整袈裟衣，偏袒一肩，向世尊合掌行禮，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初夜已過，比丘眾坐等已久，請世尊為比丘說波羅提木叉。」阿難說已，世尊默然。中夜過時，阿難尊者再從座起，整袈裟衣，偏袒一肩，向世尊合掌禮拜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入夜已久，中夜已過；比丘眾坐等良久，請世尊為比丘說波羅提木叉。」世尊仍然默不作聲。至後夜過去，晨曦昇起，天將亮時，阿難從座而起，整袈裟衣，偏袒一肩，向佛合掌禮拜，而三告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後夜已過，晨曦昇起，天將黎明；比丘眾坐等已久，請世尊為比丘說波羅提木叉。」爾時佛曰：「阿難，僧團不淨。」時大目犍連自念：「世尊說僧團不淨，不知所指何人。」於是大目犍連以心審察每一比丘，發現比丘眾中有一人犯有罪過，積有惡業，非沙門而自稱沙門，非梵行而自稱梵行；身內污濁，貪髒充滿。阿難見此人坐於比丘眾中，即從座而起，趨近而告言：「世尊已發現汝！汝當起，汝不當與比丘共住。」那人聽後，默然不動。阿難再告：「世尊已發現汝！汝當起，汝不當與比丘共住。」那人仍是默然不動。阿難三

說，那人仍是默然不動。大目犍連見此情景，便捉其臂膀，將其推出門去，並關閉門閂。大目犍連回見世尊而白佛言：「大德，我已將那人攆出，現僧團已淨，請為比丘眾說波羅提木叉。」世尊曰：「奇哉，目犍連！奇哉，目犍連！如此愚人竟強坐比丘眾中，直到被攆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比丘曰：「諸比丘，自今以後，我不再作布薩，不再說波羅提木叉。諸比丘，今後汝等自作布薩，自說波羅提木叉。諸比丘，僧團不淨，如來不作布薩，不說波羅提木叉。

「諸比丘，大海具有奇妙稀有之八法，為阿羅漢所喜愛。八法云何？

「一、諸比丘，大海漸次而深，漸次而下，而無陡壁懸崖。諸阿羅漢見此，心生喜愛。此為大海所具有之第一奇妙稀有之法。

「二、復次，諸比丘，大海穩健，不越海岸，諸阿羅漢見而喜愛。此為大海所具有之第二奇妙稀有之法。

「三、復次，諸比丘，大海不與死屍共處；海中若有屍體，必即沖到岸上。此亦使阿羅漢見而生喜。此為大海所具有之第三奇妙稀有之法。

「四、復次，諸比丘，有大河如恒河、雅牟那河、阿吉拉瓦底河、薩拉菩河、摩黑河；此諸河一旦流入大海，則失原有族姓河名，同稱大海。阿羅漢見此，亦對大海生起喜愛。此為大海所具有之第四奇妙稀有之法。

「五、復次，諸比丘，世界諸河皆流入海中，雨水亦降落海上；但海水並不因此而增減。此為大海所具有之第五奇妙稀有之法。

「六、復次，大海唯有一味，即是鹹味。此為大海所具有之第六奇妙稀有之法。

「七、復次，大海中有多種珍寶，如珍珠、寶石、琉璃、硨渠、珊瑚、海貝、瑪瑙、金、銀等。此為大海所具之第七奇妙稀有之法。

「八、大海為龐大生物居住之處。如帝彌魚、阿修羅、乾闥婆。有些軀體龐大可在百由旬、二百由旬、三百由旬、四百由旬、五百由旬。此為大海所具有之第八奇妙稀有之法。大海具此八法，而為阿羅漢眾所喜愛、所樂住。

「諸比丘眾，佛之教法，戒律之中，亦有八種奇妙稀有之法，而為諸比丘所喜愛、所樂住。八法云何？

「一、諸比丘，大海漸次而深，漸次而下，而無陡壁懸崖。同樣，佛之教法、戒律，亦是漸次而深；故當次第而學，次第而行，

次第而證。不可一蹴而就，成阿羅漢。此為佛教所具第一奇妙稀有之法，而為比丘所喜愛、所樂住。

「二、復次，諸比丘，大海穩健，不越海岸。同樣，我所制之戒律、學處，聲聞弟子從不違犯。此為佛教所具第二奇妙稀有之法，為比丘所喜愛、所樂住。

「三、復次，諸比丘，大海不與死屍共處，海中若有屍體，即沖至岸上。同樣，如僧團中有人犯戒，惡行不淨，自稱沙門而非沙門，自稱梵行而非梵行，內藏污垢，貪慾充身，僧眾則不與共住。比丘眾必聚而共議，將其驅除。彼雖暫在僧團之中，實則遠離僧團，僧團亦遠離於彼。此為佛教所具第三奇妙稀有之法，為眾比丘所喜愛、所樂住。

「四、復次，諸比丘，有大河如恒河、雅牟那河、阿吉拉瓦底河、薩拉菩河、摩黑河；此諸河一旦流入大海，則失原有族姓河名，同稱大海。同樣，四種姓之剎帝利、婆羅門、吠舍、首陀羅，一旦出家，皈依如來之教，則失去原有種姓，而同稱釋迦子沙門。此為佛教所具有之第四奇妙稀有之法，為比丘所喜愛、所樂住。

「五、復次，諸比丘，世界諸河皆流入海，天上雨水亦降落海上，但海水並不因此而增減。同樣，僧團中眾多比丘入於無餘涅槃，而涅盤並不因此而增減。此為佛教所具第五奇妙稀有之法，為比丘所喜愛、所樂住。

「六、復次，諸比丘，大海唯有一味，即是鹹味。同樣，佛教亦祇一味，即解脫之味。此為佛教所具第六奇妙稀有之法，為比丘所喜愛、所樂住。

「七、復次，諸比丘，大海中有多種珍寶，如珍珠、寶石、琉璃、硨渠、珊瑚、海貝、瑪瑙、金、銀等。同樣，佛教中亦有多種珍寶，如四念住、四正勤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正道等。此為佛教所具第七奇妙稀有之法，為比丘所喜愛、所樂住。

「八、復次，諸比丘，大海為龐大生物所居之處，如帝彌魚、阿修羅，乾闥婆等；有些身軀龐大可有百由旬、二百由旬、三百由旬、四百由旬、五百由旬。同樣，佛教亦為大士所居之處。有得預流果者及修預流果之預流向者；有得一來果者及修一來果之一來向者；有得不還果者及修不還果之不還向者；有得羅漢果者及修羅漢果之羅漢向者。此為佛教有具第八奇妙稀有之法，而為比丘所喜愛、所樂住。

「諸比丘，佛教中有此八種奇妙稀有之法，為比丘所喜愛、所樂住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說已，即興而說偈：

過錯若隱蔽，　必招大煩惱；

過錯若公開，　無憂無煩惱。

六、蘇那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捨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大迦旃延尊者在阿般提國拘羅羅吒城帕沃得山住，有居士蘇那．古提幹那供養大迦旃延尊者。時蘇那．古提幹那居士閒靜自思：「聖者大迦旃延說法開示，我如法悟解思維，但因我在家居住，不易潔如瑩貝，淨修梵行。我當剃除鬚髮，穿著袈裟，出家修行。」

時蘇那．古提幹那居士即往大迦旃延尊者所，禮尊者已，坐於一旁，而白尊者言：「大德，我閒靜自思，聖者大迦旃延尊者說法開示，我如法悟解思維，但因我在家居住，不易潔如瑩貝，淨修梵行。我當剃除鬚髮，穿著袈裟，出家修行，請聖者大迦旃延為我剃度。」

如是說已，大迦旃延即告蘇那．古提幹那居士曰：「蘇那，盡形壽一食獨臥之梵行甚難實行，汝可在家依諸佛教誡，適時實行一食獨臥之梵行。」蘇那．古提幹那居士即打消出家念頭。

未久，蘇那．古提幹那居士閑靜自思，又起是念：「聖者大迦旃延說法開示，我如法悟解思維，但因在家居住，不易潔如瑩貝，淨修梵行。我當剃落鬚髮，穿著袈裟，出家修行。」如是思已，又至大迦旃延所，請求為其披剃。大迦旃延尊者再次勸他在家修行，蘇那居士出家之念頭再次打消。又未久，蘇那居士三往大迦旃延所，禮尊者已，坐於一旁而白尊者言：「大德，我閒靜自思，聖者大迦旃延說法開示，我如法悟解思維，但因在家居住，不易潔如瑩貝，淨修梵行。我當剃除鬚髮，穿著袈裟，出家修行。請聖者大迦旃延為我披剃。」

時大迦旃延尊者即度蘇那．古提幹那居士出家。時阿般提國南部僅有幾位比丘。大迦旃延歷時三年，艱辛徵集，方得比丘十人，為蘇那尊者授具足戒。

如是度過雨季，蘇那尊者於閑靜中心生一念：「我從未親眼見到世尊，祇聽人說世尊如是如是。若師傅應允，我當面見薄伽梵．阿羅漢．三藐三菩提。」

時蘇那尊者於夕時從定中起，往大迦旃延所。即至，禮尊者畢，坐於一旁，而白尊者言：「大德，我獨自於閑靜處心生一念：我從未親眼見到世尊，祇聽人說世尊如是如是。若師傅應允，我當面見薄伽梵．阿羅漢．三藐三菩提。」如是言已，大迦旃延尊者曰：「蘇那，善哉！善哉！汝可往見薄伽梵．阿羅漢．三藐三菩提。蘇那，世尊諸根清淨，令人歡喜，心念寂靜，最上寂靜，最上

調御，守護諸根，是為龍象。汝去謁見，見時，汝當代我頂禮佛足，問候世尊無病無災，安好無恙。」「如是，尊者！」蘇那歡喜應諾，從座而起，禮拜師傅，行右繞之禮。然後收拾坐臥具，著衣持鉢，遊向捨衛城。次弟遊行，終到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世尊所。既至，禮世尊已，坐於一旁，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我師大迦旃延頂禮佛足，問候世尊無病無災，安好無恙。」世尊問曰：「比丘，汝能安忍否？能得供養否？遠道而來，一路辛苦否？」蘇那尊者答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我能安忍，能得供養，雖遠道而來，並不辛苦。」

爾時世尊告阿難曰：「阿難，為這位客座比丘敷設坐臥具。」時阿難自念：「世尊命我為這位新來比丘敷設坐臥具，世尊似欲同此蘇那比丘共住。」於是，阿難即於佛處為蘇那比丘敷設坐臥具。

時世尊於夜間在室外久坐，然後洗足入室。蘇那尊者也在室外久坐，之後纔洗足入室。天至黎明，世尊起身對蘇那尊者曰：「比丘，汝當講說一法。」「如是，世尊。」蘇那應諾，即誦說《八頌經品》的十六部經。蘇那尊者頌已，世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，《八頌經品》所有十六部經汝已善學、善憶，並能明其義理。聲音亦好，響亮無誤，語調優美。比丘戒臘多少？」蘇那答曰：「大德世尊，我戒臘一年。」世尊問曰：「汝之出家，為何延誤許久？」蘇那答曰：「大德世尊，貪慾之禍患，我早已明察；因家中諸多俗務，未得機緣。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世俗多過失，　聖者皆能曉；
深明涅槃法，　不戀諸惡道。

七、離波多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多疑離波多尊者於離佛不遠處，結跏趺端身正坐，以智慧觀察斷除疑惑之清淨。爾時，世尊見多疑離波多在不遠處，結跏趺端身正坐，以智慧觀察斷除疑惑之清淨。

爾時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今生或他世，　自身或他身；
疑惑當斷除，　去苦以精進；
修持諸梵行，　是為修禪人。

八、阿難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王舍城竹林迦蘭陀迦園住。時布薩日朝時，阿難尊者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時提婆達多尊者見阿難在王舍城托鉢乞食，即往見阿難尊者，告言：「阿難尊者，自今日起，我將不與世尊及僧眾共作布薩和羯磨。」阿難從王舍城托鉢回，飯食已，至世尊所，禮世尊已，在一旁坐下，而白佛言：「大德，我於朝時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時提婆達多見我在王舍城乞食，便來見我，對我言道：『阿難尊者，自今日起，我將不與世尊及僧眾共作布薩和羯磨。』大德世尊，提婆達多另作布薩和羯磨，是欲分裂僧團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善人有善舉，　惡人難為善；
惡人作惡易，　善人為惡難。

九、喧嘩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與大比丘眾在憍薩羅國遊化。時有眾多青年喧嘩吵鬧，從世尊不遠處走過。世尊見諸青年喧嘩吵鬧，從不遠處走過。

爾時世尊，如是見已，即興而說：

庸人裝智士，　喧鬧胡亂講；
信口開河者，　不知講不當。

十、槃陀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周利槃陀尊者於離世尊不遠處，結跏趺坐，上身端直，住面前念。爾時，世尊見周利槃陀於不遠處結跏趺坐，上身端直，住現前念。

爾時，世尊如是見已，即興而說：

身亦善安住，　心亦善安住；
或立或坐臥，　正念常持護。

第五品、蘇那長老品終

本品總攝十經：一王經，二短命經，三癩病者經，四兒童經，五布薩經，六蘇那經，七離波多經，八阿難經，九喧嘩經，十槃陀經。

第六品、生盲品

一、捨壽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吠舍離大林鳩吒伽羅講堂住。爾時朝時，世尊著衣持鉢，入吠舍離乞食。托鉢回，飯食已，告阿難曰：「阿難，持我坐具，我等去遮頗羅支提小息。」「如是，世尊。」阿難應諾，持坐具，隨佛後行。

至遮頗羅支提，阿難敷坐具。世尊坐已，告阿難曰：「吠捨離甚美，優陀那支提甚美，瞿曇支提甚美，薩曇婆支提甚美，多子支提甚美，遮頗羅支提甚美！阿難，修得四神足者，增上修者，能令為乘，為所立，堅固積集，住於正知；如有所望，可住世一劫，乃至更久。阿難，如來已修得四神足，已增上修，能令為樂，為所立，堅固積集，住於正知。阿難，如來若有所望，可住世一劫，乃至更久。」時世尊如此明確兆示，阿難尊者仍無所知，似被魔羅攝制其心，而未向世尊作如是請求：「大德世尊，為利益眾生，安樂眾生，救護世界；為天人利益，天人歡樂，願如來住世一劫，乃至更久。」

世尊如是再說，乃至三說：「阿難，吠捨離甚美……如來若有所望，可住世一劫，乃至更久。」阿難似被魔羅攝制其心，未能請求世尊住世。

爾時世尊告阿難曰：「阿難，現正當其時，汝可自去小息。」「如是，世尊！」阿難應諾，即從座起，作禮右繞，於離佛不遠處一樹下坐下。

阿難去之未久，一魔即至世尊所，站立一旁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請世尊入般涅槃，請如來入般涅槃，今正是其時。世尊曾言：待我聲聞比丘弟子成熟、順從、多知、健穩、多聞、持法、依法正修；能為眾宣示演說，顯了分別；能正行神通說法，世尊即入涅槃。大德世尊，今世尊比丘弟子已經成熟、順從、多知、健穩、多聞、持法、依法正修；能為眾宣示演說，顯了分別；能正行神通說法。大德世尊，今請世尊入般涅槃，請如來入般涅槃。大德世尊，今入般涅槃，正當其時。大德世尊，世尊曾言：待世尊比丘尼聲聞弟子成熟、順從……世尊即入般涅槃。大德世尊，今世尊之比丘尼聲聞弟子已經成熟、順從……請世尊入般涅槃。世尊曾言：待世尊之聲聞優婆塞弟子成熟、順從……世尊即入般涅槃。大德世尊，今世尊之聲聞優婆塞已經成熟、順從……請世尊入般涅槃。世尊曾言：待世尊之聲聞優婆夷弟子成熟、順從……世尊即入般涅槃。大德世尊，今世尊之聲聞優婆夷已經成熟、順從……請世尊入般涅槃。世尊曾言：待世尊梵行已滿，佛教廣佈，多人皆知，天人皆已聽得宣講，世尊即入般涅槃。大德世尊，今世尊梵行已滿，教已廣布，多人皆知，天人皆已聽得宣講。大德世尊，今請世尊入般涅槃，請如來入般涅槃。今世尊入般涅槃正當其時。」

惡魔如是說已，世尊告曰：「惡魔，汝稍安勿躁，如來不久將入般涅槃。三月之後，如來即入般涅槃。」爾時世尊，在賈帕拉支提正念正智，捨棄世壽。世尊捨棄世壽之時，大地震動，天鼓自鳴；令人身毛悚立，極可恐怖。

爾時世尊，即興而言：

審時而度勢，　牟尼捨其壽；
漏破達寂靜，　漏曾如甲冑。

二、螺髮外道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捨衛城東園彌伽羅母講堂住。時在下午，世尊坐於室門之外。時憍薩羅國王波斯匿來到佛所，禮世尊已，坐在一旁。時有螺髮外道七人，尼乾子七人，裸體外道七人，一衣外道七人，普行外道七人，皆長腋毛長指甲，持種種沙門什物用品，從距佛不遠處走過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看到他們，即從座起，右膝著地，合掌向其禮拜，並說：「諸大德，我乃憍薩羅國波斯匿王。」

時螺髮外道等走過之後，憍薩羅國王波斯匿又禮拜世尊。禮拜已，坐於一旁，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彼等人中有阿羅漢或入羅漢道者否？」

時世尊答曰：「大王，大王居於王宮，有嬪妃王子圍繞；著迦屍衣，飾香粉花鬘，用金銀什物，安能得知彼等是羅漢或入羅漢道否？大王，人必共住，方可知其成行；又須長久，方能知之，短時不能；又須認真思考，方能知之，否則不能；又須有智之人，方能知之，無智者則不能知。大王，從言談，可知其人是否純淨。但亦須長久，短時不能；亦須認真思考，否則不能；亦須有智之人，無智者則不能知。能力，必於危難中方可知之，然亦須久時，短時不能；亦須認真思考，否則不能；亦須有智之人，否則不能。」

波斯匿王言：「大德世尊，世尊所言昔所未有，極為奇妙。大德世尊，彼等乃我之屬從，本為暗探，偽裝行者，各地偵察；彼等先行，我則隨後。大德世尊，彼等此刻已洗除灰垢，淋浴塗油，梳理髮鬚，穿著白衣，享受五欲之樂。」

爾時世尊，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不做低劣事，　不受人驅使；
不依附權貴，　不以法為商。

三、審思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世尊宴坐，審思自己已捨之惡過、不善之法，以及禪定修習圓滿之善業善法。

爾時世尊，如是思已，即興而說：

昔有今已無，　今有昔時無；
正智前無有，　適時纔生出；
煩惱已斷盡，　現在將來無。

四、種種外道經（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有種種沙門、婆羅門外道同住於捨衛城。彼等各有所信，各有所見，各有所好。

一、有些沙門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世界恒常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二、有些沙門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世界無常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三、有些沙門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世界有盡頭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四、有些沙門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世界無盡頭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五、有些沙門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命身為一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六、有些沙門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命身各異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七、有些沙門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死後有靈魂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八、有些沙門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死後無靈魂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九、有些沙門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靈魂既有亦無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十、有些沙門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死後亦非有，亦非無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彼等如此吵鬧、鬥爭、辯論，唇槍舌劍，互相攻擊。有說：法如是，非如他；有說：法非如他，應如是。

時眾多比丘於朝時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托鉢回，飯食訖，往見世尊。行禮畢，坐於一旁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各種沙門、婆羅門外道同住於舍衛城。他們各有所信，各有所見，各有所好。

有說世界恒常，有說世界無常……有說法如是，不如他；有說法非如他，應如是。如此爭吵、鬥爭、辯論，唇槍舌劍，互相攻擊。」

世尊曰：「諸比丘，諸外道眾是盲者，無眼目者；不知利害者；不知如法、非法者。因其不知利害，不知如法、非法，所以有說法如是，不如它；有說法非如它，應如是。如此互相爭吵、鬥爭、辯論，唇槍舌劍，互相攻擊。

「諸比丘，從前此王舍城曾有一王。王喚一家臣曰：『汝去，將城中所有先天盲人悉皆招來。』『如是大王。』家臣應諾而去，將全部生盲召入宮中，向國王覆命。王曰：『汝將一頭大象展示諸盲。』家臣應諾，將一頭大象置於眾盲面前，令其觸摸，說出象狀。

「一盲人摸觸象頭，謂象如此。

「一盲人摸觸象耳，謂象如此。

「一盲人摸觸象牙，謂象如此。

「一盲人摸觸象鼻，謂象如此。

「一盲人摸觸象軀，謂象如此。

「一盲人摸觸象腿，謂象如此。

「一盲人摸觸象背，謂象如此。

「一盲人摸觸象尾，謂象如此。

「一盲人摸觸象尾端，謂象如此。

「家臣令諸生盲如此摸觸已，回稟國王。

「國王來至諸盲者前問曰：『諸位，汝等已知象否？』諸盲者答言：『如是大王，我等已知。』王問：『諸位，請述說象狀。』於是，摸觸象頭者答言：『象狀如罐。』摸觸象耳者答言：『象狀如箕。』摸觸象牙者答言：『象狀如耜。』摸觸象鼻者答言：『象狀如耒。』摸觸象軀者答言：『象狀如倉。』摸觸象腿者答言：『象狀如柱。』摸觸象背者答言：『象狀如米臼。』摸觸象尾者答言：『象狀如杵。』摸觸象尾端者答言：『象狀如箒。』諸盲者各持己見爭論不休，乃至以拳互擊。國王見此，甚是悅意。

「諸比丘，彼諸外道亦是盲者，無有眼目，不知利害，不知如法非法；因而各持己見，互相爭吵，唇槍舌劍，互相攻擊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說已，即興而說偈：

有一些沙門，　一些婆羅門；
執一端之見，　互攻互爭論。

五、種種外道經（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有種種沙門、婆羅門外道同住於捨衛城。彼等各有所信，各有所見，各有所好。

一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均為恒有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二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均非恒常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三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既恒常，亦非恒常。

四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既非恒常，亦非非恒常。

五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皆是自作自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六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皆是他作他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七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既是自作自成，亦是他作他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八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既非自作自成，亦非他作他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九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皆是恒有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十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皆非恒有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十一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既恒有，又非恒有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十二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既非恒有，亦非非恒有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十三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自作自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十四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皆他作他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十五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既自作自成，亦他作他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十六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既非自作自成，亦非他作他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彼等如此吵鬧、爭鬥、辯論，唇槍舌劍，互相攻擊。有說法如是，非如他；有說法非如他，應如是。

爾時朝時，眾比丘著衣持鉢，入捨衛城乞食。托鉢回，齋食已，往世尊所。禮世尊已，坐在一旁，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各種沙門、婆羅門外道同住於捨衛城；彼等各有所信，各有所見，各有所好。他們互相爭吵、辯論，唇槍舌劍，互相攻擊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諸比丘，諸外道眾皆是盲人，無眼目者。彼等不知利，不知非利；不知法，不知非法。因此唇槍舌劍，互相攻擊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偈：

沙門婆羅門，　偏執於一見；
輪迴中沉淪，　不能達涅槃。

六、種種外道經（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有種種沙門、婆羅門外道同住於捨衛城。彼等各有所信，各有所見，各有所好。

一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均為恒常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二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均非恒常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三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既恒常，亦非恒常。

四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既非恒常，亦非非恒常。

五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皆是自作自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六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皆是他作他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七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既是自作自成，亦是他作他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八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我和世界既非自作自成，亦非他作他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九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皆是恒有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十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皆非恒有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十一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既恒有，又非恒有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十二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既非恒有，又非非恒有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十三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皆自作自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十四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皆他作他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十五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既自作自成，亦他作他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十六、有些沙門、婆羅門持如是說、如是見：苦樂、靈魂、世界既非自作自成，亦非他作他成。此為真諦，他為虛妄。

彼等如此吵鬧、爭鬥、辯論，唇槍舌劍，互相攻擊。有說法如是，非如他；法非如他，應如是。

爾時朝時，眾比丘著衣持鉢，入捨衛城乞食。托鉢回，齋食已，往世尊所。禮世尊已，坐在一旁，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各種沙門、婆羅門同住於捨衛城。彼等各有所信，各有所見，各有所好。他們互相爭吵、辯論，唇槍舌劍，互相攻擊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諸比丘，諸外道皆是盲人，無眼目者。彼等不知利，不知非利；不知法，不知非法。因此各執一見，互相攻擊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偈：

或執於我慢，　或執於他成；
或異於二者，　受傷生苦痛。
早知招苦害，　如刺傷人痛；
則當棄我慢，　不執於某成。
眾生有我慢，　慢結縛眾生；
互詆互攻擊，　沉於輪迴中。

七、須菩提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須菩提尊者在離世尊不遠處，結跏趺端身正坐，入無尋定。爾時世尊見須菩提尊者於不遠處結跏趺端身正坐，入無尋定。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若能離諸尋，　將其除滅淨；
斷絕諸貪慾，　可入無色境。
超越四瑜伽，　自然無再生。

八、妓女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王舍城竹林迦蘭陀迦園住。爾時王舍城有兩伙人同戀一妓女。彼等互相爭吵、鬥爭，互相以拳相擊，以石相擊，以棍棒、武器相擊。遭死傷，受悲苦。

爾時朝時，眾比丘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乞食回，齋食訖，往世尊所。禮世尊已，坐於一旁，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王舍城有兩伙人同戀一妓女。彼等互相爭吵、鬥爭，互相以拳相擊，以棍相擊，以武器相擊。遭死傷，受悲苦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既得之五欲，　欲得之五蘊；
柒塵圾垢污，　含煩惱痛苦。
苦行亦極端，　享樂亦極端；
持此二邊者，　不能輪迴斷。
空把無明增，　不能得正見。
智者明其理，　不落於二邊；
餘習可滅淨，　煩惱輪迴斷。

九、極度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黑夜，世尊在燈光下坐。時有許多飛蛾飛向油燈，繞燈飛舞，落於死傷。爾時世尊見飛蛾繞燈飛舞，落於死傷。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邪見導極度，　不達因欲速；
見聞生貪好，　慾望成結縛。
如同群飛蛾，　死於燈焰處。

十、如來現世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阿難尊者來到佛所，禮佛已畢，坐於一旁，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諸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佛未現世之時，諸外道得信奉供養，得尊重、禮敬、佈施，得衣食、坐臥具、醫藥。諸如來、應供、正等覺佛現世之後，諸外道則不得信奉供養，不得尊重、禮敬、布施，不得衣食、坐臥具、醫藥。大德世尊，現在世尊及比丘眾皆得信奉供養，得尊重、禮敬、佈施，得衣食、坐臥具、醫藥。」

世尊曰：「阿難，汝所言極是。諸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佛現世之前，諸外道得信奉供養，得尊重、禮敬、佈施，得衣食、坐臥具、醫藥。但諸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佛現世之後，諸外道則不得信

奉供養，不得尊重、禮敬、佈施，不得衣食、坐臥具、醫藥。現在如來及比丘眾皆得信奉供養，得尊重、禮敬、佈施，得衣食、坐臥具、醫藥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太陽未昇時，　螢蟲閃光亮；
太陽出昇後，　螢蟲即無光。
佛陀現世前，　外道多鳴放；
佛陀現世後，　鳴者自無光。
彼等持邪說，　無以離苦傷。

第六品、生盲品終

本品總攝十經：一捨壽經，二螺髮外道經，三審思經，四種種外道經（一），五種種外道經（二），六種種外道經（三），七須菩提經，八妓女經，九極度經，十如來現世經。

第七品、小品

一、跋提經（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，舍利弗尊者以種種方便法門向拉貢扎卡跋提尊者講說佛法，使其受持、精進、喜悅。跋提尊者煩惱斷除。爾時世尊見舍利弗以種種方便法門向跋提說法，跋提聽後受持、精進、喜悅，煩惱斷除。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上下一切處，　我執已解脫；
不返輪迴地，　暴流已渡過。

二、跋提經（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舍利弗尊者將拉貢扎卡跋提視為修學之士，竭力以種種方便法門使其受持、精進、喜悅。爾時世尊見舍利弗尊者將跋提尊者視為修學之士，竭力以種種方便法門使其受持、精進、喜悅。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煩惱輪迴止，　涅槃已證得；
流轉從此斷，　貪流已乾涸。
諸業已終結，　苦中得解脫。

三、貪慾經（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，捨衛城人多貪於性愛。纏戀無度，貪得無厭，沉醉昏迷，不能自拔。時諸比丘於朝時著衣持鉢，入捨衛城乞食。乞食回，用齋已，至世尊所。禮世尊畢，坐於一旁，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捨衛城人大都貪於性愛。纏戀無度，貪得無厭，沉醉昏迷，不能自拔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沉湎於淫慾，　必陷貪之縛；
不知結縛錯，　暴流水難渡。

四、貪慾經（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捨衛城人多愚盲無知，貪於情慾，迷戀沉醉。爾時，世尊於朝時著衣持鉢，入捨衛城乞食。世尊見捨衛城人多愚盲無知，貪於情慾，迷戀沉醉。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盲目陷情愛，　必被欲網覆；
被魔羅擒捉，　如魚被筌捕。
亦似哺乳犢，　老死如其母。

五、跋提經（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拉貢扎卡跋提尊者隨諸比丘眾來到佛所。世尊遙見跟在諸比丘後之拉貢扎卡跋提尊者顏色醜陋難看，身材短小，受比丘眾嘲笑譏諷。世尊告比丘眾曰：「諸比丘，汝等見彼比丘否？他顏色醜陋難看，身材短小，受比丘眾嘲笑譏諷。」

諸比丘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。」

世尊曰：「諸比丘，此比丘有大神通，大威力；能入難入之定，稀有難得。彼虔誠出家，修最上梵行，現生得羅漢果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說已，即興而說偈：

戒淨無過失，　解脫持正念；
無結威力大，　暴流已竭斷。

六、滅愛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阿若憍陳如尊者於離佛不遠處結跏趺端身正坐，思察滅愛解脫。時世尊見阿

若憍陳如在不遠處結跏趺端身正坐，思察滅愛解脫。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既無無明根，　又無漏蓋土；
無漏之枝蔓，　逸迷之葉無。
解脫智慧人，　誰能施侮辱？
天神亦稱頌，　梵天亦歎服。

七、滅戲論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世尊宴坐，思察自身妄想滅盡。

爾時世尊，知妄想業已滅盡，即興而說：

無住無妄想，　無慾之鎖鏈；
無刺之無明，　無愛亦無貪。
牟尼何聖法，　天人共稱讚。

八、迦旃延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大迦旃延尊者於離佛不遠處結跏趺端身正坐，堅固身念，住而前想。時世尊見大迦旃延於不遠處結跏趺端身正坐，堅固身念，住而前想。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如有某個人，　身念常固堅，
過去無垢業，　今世亦仍然；
來世無果報，　渡貪達彼岸。

九、井水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與大比丘眾在末羅國遊化，到達名為荼那的婆羅門村。村中婆羅門聽說釋迦沙門喬答摩與大比丘眾到本村遊化，便以草和糠投入水井，填至井口，以「使那些禿和尚喝不到水」。

時世尊到路邊一棵樹下，敷座而坐，告阿難曰：「阿難，汝去從那井裏為我弄些水來。」阿難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荼那村婆羅門已用草和糠把井填滿，以使我們無水可喝。」世尊再告阿難「取水」，阿難言：「井已填滿，無法取水。」世尊三告阿難取水，阿難纔應諾而去，持鉢去到井處。

時阿難見草、糠已在井外，井中清水澄澄，滿至井口，似欲溢出。阿難思念：「奇哉！怪哉！如來有大神通，大威力！我來取水，草、糠便出井外，井中清水澄澄，滿至井口，似欲溢出。」即以鉢取水，回至佛所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如來有大神通，大威力！我去取水時，草和糠已在井外。井中清水澄澄，滿至井口，似欲溢出。現已取來，請世尊飲用，請善逝飲用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隨時可得水，　何需有水井？
貪根既斷除，　我何需飲用？

十、優填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憍賞彌城瞿師羅園住。時優填王幸御苑，內宮失火，薩瑪沃蒂等五百宮女死於火中。

時在朝時，諸比丘著衣持鉢，入憍賞彌城乞食。乞食回，飯食已。往至佛所，禮世尊已，而問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優填王幸御苑時，內宮失火，薩瑪沃蒂等五百宮女死於火中。大德世尊，彼等女居士死後當生何處？」

世尊答曰：「諸比丘，彼女居士中有得預流果者，有得一來果者，有得不還果者。諸比丘，彼等皆已證得果位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說已，即興而說偈：

世上諸眾生，　盡被癡愚縛；
雖顯圓滿相，　與實不相符。
一切癡愚者，　皆有貪漏苦；
祇有善察者，　可知無常住。

第七品、小品終

本品總攝十經：一跋提經（一），二跋提經（二），三貪慾經（一），四貪慾經（二），五跋提經（三），六滅愛經，七滅戲論經，八迦旃延經，九井水經，十優填經。

第八品、波吒離村人品

一、涅槃經（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世尊向比丘眾開示涅槃法義，使比丘眾信受、精進、喜悅。諸比丘眾聚精會神諦聽，思維悟解法義。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「諸比丘，有如是之處，那裏無地、無水、無火、無風；無空無邊處，無識無邊處，無無所有處，無非想非非想處；無此世，無彼世；無日月。諸比丘，那裏無來，無去；無住，無死，無生；無依，無存；無緣，無求，是苦之終結。」

二、涅槃經（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世尊向比丘眾開示涅槃法義，使比丘眾信受、精進、喜悅。諸比丘眾聚精會神諦聽，思維悟解法義。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涅槃人難見，　無我無愛戀；
此為真實法，　祇是睹見難。
無有點煩惱，　欲見須斷貪。

三、涅槃經（三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世尊向諸比丘眾開示涅槃法義，使比丘眾信受、精進、喜悅。諸比丘眾聚精會神諦聽，思維悟解法義。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「涅槃之法確有，它不生，不現，不作，不造。諸比丘，此不生、不現、不作、不造之涅槃不可睹見。但以不生、不住、不造乃至不作，而仍是有。以是之故，棄不生、不住、不造乃至不作，諸種種法乃出現於世。」

四、涅槃經（四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爾時世尊向諸比丘眾開示涅槃法義，使比丘眾信受、精進、喜悅。諸比丘眾聚精會神諦聽，思維悟解法義。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愛見總流行，　心念必震動；
無愛無見者，　心念不震動。
不動可輕安，　輕安禪力增；
禪增遠輪迴，　即可斷生死。
既已無生死，　諸苦自了終。

五、純陀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與大比丘眾在末羅國遊化，到達波婆城，住於該城鐵匠之子純陀的芒果園中。時鐵匠之子純陀聞知世尊及大比丘眾遊到本地，住於自己的芒果園中，便去謁見佛陀。至佛所，禮拜已，坐於一旁。世尊以法語開示純陀，使其信受、精進、喜悅。純陀受世尊開示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請世尊與比丘眾明日受我齋供。」世尊默然應諾。純陀知世尊已經應諾，從座而起，右繞作禮，告辭而去。

純陀次日在家中備足噉食、食品和豬肉，便去邀請世尊：「大德世尊，今正是時，飯食已經備好。」時在朝時，世尊著衣持鉢，同比丘眾到鐵匠之子純陀家，敷座而坐。坐已，告純陀曰：「純陀，汝把所備之豬肉供我，將噉食和食品供養僧眾。」鐵匠之子純陀應諾：「如是，世尊。」即取已備好之豬肉供世尊食用，而將噉食和食品供比丘眾。

時世尊又告純陀曰：「純陀，豬肉若有剩餘，應將其埋於地中。純陀，在此天、魔、梵天所居之世上，在此婆羅門、神、人所居之人世間，除如來之外，我不知有誰還能消受這種豬肉。」「如是，世尊。」鐵匠之子純陀遵佛囑將食剩之豬肉埋於地下。埋已，回世尊所，禮世尊已，坐於一旁。世尊又以法語開示純陀，使其信受、精進、喜悅。

爾時，世尊食純陀之飯食已，即患發赤痢，疼痛劇烈，幾至死地。但世尊仍是正念正智，安忍不動。時世尊告阿難尊者曰：「阿難，我們去拘屍那羅城。」「如是，世尊。」阿難應諾。

鐵匠子純陀，　以飯供佛陀；
世尊食用後，　赤痢大發作。
病劇幾至死，　如是我聞說。
豬肉食用後，　世尊瀉肚重；
於是告示曰：　「我往拘屍城。」

爾時世尊離開大路，至一樹下，告阿難尊者曰：「阿難，將僧伽利衣四折敷座，我甚疲憊，欲坐下休息。」「如是，世尊！」阿難應諾，即以僧伽利四折敷座。世尊坐於座上，又告阿難曰：「阿難，汝為我取水，我渴欲飲。」阿難答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此處水少，剛有五百車輛淌過，水甚混濁。大德，古魯沓河距此不遠，那水清淳甘美，可到彼處再飲，亦可在彼處沖涼。」世尊如是再說：「阿難，為我取水來，我渴欲飲。」阿難仍說可到古魯沓河再飲水、沖涼。世尊三說：「阿難，為我取水來，我渴欲飲。」「如是，世尊！」阿難應諾，持鉢往取河水。

此河車輪涉過，水少而濁，翻騰流淌。但阿難尊者來取水時卻變為清澈明淨。阿難驚喜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前所未有！世尊有大神通，大威力！奇妙之極，實為罕見！此水車輪剛剛涉過，水本少而混濁，現卻變為清澈明淨；滿河之水，靜靜蕩漾。」即以鉢取水，返回佛所。阿難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奇哉！奇哉！前所未有！如來有大神通，大威力！此河剛有車輪涉過，水本少而混濁，翻騰流淌；我去取水時，卻變為清澈明淨；滿河之水靜靜蕩漾。現水已取來，請世尊飲用。」世尊即飲。

爾時世尊同大比丘眾遊向古魯沓河，下河飲水、沐浴，然後上岸，返回芒果園去。佛召純陀告曰：「純陀，將僧伽利四折為我敷座。純陀，我疲憊欲臥。」「如是，世尊！」純陀應諾，即為世尊四折僧伽利衣，敷座獻上。世尊右脅朝下，左足累置右足之上，作獅子臥。正念正智，思維起想。純陀坐於世尊近前。

天下無可比，　世尊如來佛；
疲憊衰弱甚，　來至古魯河。
下至河水中，　河水極清澈。
沐浴飲水後，　返回芒果林；
比丘所擁簇，　世尊為率領。
佛法創立者，　為仙為賢聖。
告訴純陀曰：　「僧衣四重折；
我今欲側臥，　疲憊難支撐」。
純陀應聲「是」，　折衣為四重。
世尊確疲憊，　即刻側身臥；
純陀坐近前，　守護世尊側。

爾時世尊告阿難曰：「阿難，會有人對鐵匠之子純陀說：『純陀，如來最後是用了你供的齋食而涅槃的。』純陀聽後會悔恨、惱喪。阿難，汝當排除純陀之悔恨惱喪心情，而對他說：『如來最後用了汝之齋飯而入涅槃，於汝有利。此乃我於佛所親耳所聞，我在佛前當面領受。佛曰：有兩種供食果報最佳，功德最大。兩種云何？一種供食用已，如來成無上正等正覺；一種供食用已，如來證無餘涅槃。此二種供食果報最善最大。純陀尊者由此已積長壽業，已積顏色美好業，已積生天業，已積權勢增長業。』阿難，汝當如此排除鐵匠之子純陀之悔恨惱喪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佈施與捐贈，　可增慈善心；
持戒調伏者，　不存怨與恨。
有智有慧者，　遠離諸種惡；
涅槃證得時，　貪瞋癡斷盡。

六、波吒離村人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與大比丘眾在摩揭陀國遊化，到達波吒離村。時波吒離村優婆塞來至佛所，行禮已畢，坐於一旁，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請接受我等供養堂捨。」世尊默允。波吒離優婆塞即從座起，右繞禮佛，即往堂捨去。既至，即鋪設敷物，安置座位，擺放水罐、油燈。而後又返回佛所，敬禮已畢，站立一旁，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堂捨中鋪設已畢，座位、水罐、油燈已備，請世尊往，今正是時。」

世尊即著衣持鉢，同大比丘眾往至堂捨。既至，即洗足而入；背靠中柱，面東而坐。比丘眾亦洗足入內，背靠後壁，圍繞世尊，面東而坐。波吒離村優婆塞亦洗足入內，背靠東壁，面西而坐。

爾時，世尊告波吒離村諸優婆塞曰：「諸位施主，破戒者得五種罪患。何云為五？破戒者不守戒規，放逸揮霍；此為破戒者第一罪患。復次，破戒者罪名流布；此為破戒者第二罪患。復次，破戒者入於大眾，所謂剎帝利眾、婆羅門眾、居士眾、沙門眾，自感慚羞；此為破戒者第三罪患。復次，破戒者迷惑致死；此為破戒者第四罪患。復次，破戒者死後墜入惡生、地獄；此為破戒者第五罪患。諸居士，破戒者有此五種罪患。

「諸居士，持戒者守持淨戒，有五種功德。何云為五？因其持戒、精進，必積大財；此為持戒者第一功德。復次，持戒者持淨戒，必得稱譽，此為持戒者第二功德。復次，持淨戒者入於大眾，如剎帝利眾、婆羅門眾、居士眾、沙門眾，無有慚愧恐懼；此為持戒者第三功德。復次，持戒者死時不迷惑，此為持戒者第四功德。復次，持戒者持淨戒，死後必生善趣，入天界，此為持戒者第五種功德。諸居士，這便是持戒者持淨戒當得之五種功德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法語開示波吒離村優婆塞眾，使其信受、精進、喜悅。說法已，告曰：「諸居士，今時已晚，汝等當去。」時波吒離村諸居士歡喜信受，即從座起，敬禮右繞而去。波吒離村居士離去未久，世尊即入空室。

爾時，摩揭陀國大臣須尼陀和婆沙迦羅欲於波吒離村建立城防，以御離車諸王。時有數千天神守護波吒離村財產物品。國中高級王公大臣欲於有高級天神守護之地建立宅舍；中級王公大臣欲於中級天神守護之地建立宅舍；下級王公大臣欲於下級天神守護之地建立宅舍。時世尊以超人之淨眼觀見此一切。

世尊如是見已，於黎明時分起身，問阿難曰：「阿難，誰欲在波吒離村建立城防？」阿難答曰：「大德世尊，摩揭陀國大臣須尼陀和婆沙迦羅欲於波吒離村建立城防，以御離車諸王。」

世尊曰：「阿難，是摩揭陀國大臣須尼陀和婆沙迦羅與忉利天諸天神商議，在波吒離村建造城防，以御離車諸王。阿難，我已以超人天眼觀見，將有數千天神守護此城。國中高級王公大臣欲在高級天神守護之地區建造宅舍；中級王公大臣欲在中級天神守護之地區建造宅舍；下級王公大臣欲在下級天神守護之地區建造宅舍。阿難，新建之波吒離城中，將有聖者住地；有商業區，各地貨品將集於此，將有甚大場地供其開箱理貨。阿難，將建之波吒離城將遭三災：火、水和內亂。」

未久，摩揭陀國大臣須尼陀和婆沙迦羅來至佛所，問候言歡。問候言歡已，站立一旁，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喬答摩及比丘眾今日請受我齋供。」世尊默然應允。二大臣知佛已受請，即返其家，準備上好嚼食和食品，往請世尊：「大德喬答摩，齋已具備，今正是時，請來應供。」爾時朝時，世尊與大比丘眾著衣持鉢，往摩揭陀國大臣須尼陀和婆沙迦羅家。既至，坐於已備之座位。摩揭陀國大臣須尼陀和婆沙迦羅親以食供奉。食已，世尊移手出鉢。時須尼陀與婆沙迦羅守於近旁，坐於矮位之上。世尊隨喜，即興說偈：

假若某地區，　有某賢達居；
賢達所供者，　必善持戒律；
修習諸梵行，　並能自調御。
若有守護神，　當為作功德；
神既受尊崇，　必然護其所。
人得神護愛，　如子受母慈；
得神護佑者，　總見吉祥事。

世尊說此偈已，即從座起，踏上歸途。須尼陀和婆沙迦羅跟隨其後，並說：「今日沙門喬答摩行出何門，其門則名為『喬答摩門』，過恒河何渡口，則名該渡口為『喬答摩渡口』。」

爾時世尊所經之門，果被命名為「喬答摩門」。世尊到恒河邊時，河水漲滿，乃至烏鴉立於河岸便可飲及河水。欲渡河者，或求舟船，或尋木筏。時世尊及比丘眾，於手臂伸屈之頃刻，即從此岸消失而到達彼岸。

爾時世尊見許多欲渡者，即興而說：

欲渡輪迴海，　或渡愛慾河；
須過聖道橋，　以不沾泥濁。
若過小河溝，　亦需木筏做；
慧人有聖道，　無依自渡過。

七、歧路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與隨從僧那伽薩瑪拉尊者遊行於憍薩羅大道之上。時那伽薩瑪拉尊者見一歧路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那是一條路，我等可同行彼路。」世尊告那伽薩瑪拉曰：「那伽薩瑪拉，應走之路，此路也。我等同行此路。」那伽薩瑪拉如是再說：「大德世尊，那是一條路，我等可同行彼路。」如是乃至三說。世尊亦如是再告那伽薩瑪拉尊者：「那伽薩瑪拉，應走之路，此路也。我等同行此路。」乃至三告。時那伽薩瑪拉尊者便將世尊之衣鉢置於地上，道一聲「此是世尊之衣鉢」，便沿彼路行去。

時那伽薩瑪拉於途中遭遇賊寇，被拳打腳踢，鉢被打破，僧伽利衣被撕毀。那伽薩瑪拉持破衣破鉢往見世尊。禮世尊已，坐於一旁，而白世尊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我沿彼路行時，遇賊寇，遭歐打；鉢被打破，衣被撕毀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智者與無智，　同行亦共住；
智者知真諦，　總能遠謬誤。
如鵝飲奶汁，　總將水排除。

八、毗捨佉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捨衛城東園彌伽羅母講堂住。時彌伽羅母毗捨佉所喜愛之孫女去世，毗捨佉衣服濡濕，頭髮濡濕，於午時至佛所，禮佛已，坐於一旁。世尊問毗捨佉曰：「毗捨佉，汝如此將衣、髮濡濕，於此午時，從何處來此？」毗捨佉答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我心愛之孫女亡故。因此之故，我濡濕衣、髮，於午時來此。」

世尊又問：「毗捨佉，汝願得眾多子孫，如捨衛城人數否？」毗捨佉答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我願得眾多子孫，如舍衛城人數。」

世尊問：「毗捨佉，捨衛城人每日死亡多少？」

毗捨佉答言：「捨衛城人每日死亡人數或十，或九，或八，或七，或六，或五，或四，或三，或二，或一。舍衛城死人不止，無有定數。」

世尊問曰：「毗捨佉，如是，汝能得一日不濡濕衣、髮否？」

毗捨佉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，不能。我無需這般多子孫。」

世尊曰：「毗捨佉，有百愛者，有百苦者。有九十愛者，有九十苦者。有八十愛者，有八十苦者。有七十愛者，有七十苦者。有六十愛者，有六十苦者。有五十愛者，有五十苦者。有四十愛者，有四十苦者。有三十愛者，有三十苦者。有二十愛者，有二十苦者。有十愛者，有十苦者。有九愛者，有九苦者。有八愛者，有八

苦者。有七愛者，有七苦者。有六愛者，有六苦者。有五愛者，有五苦者。有四愛者，有四苦者。有三愛者，有三苦者。有二愛者，有二苦者。有一愛者，有一苦者。無有愛者，則無有苦，無有憂，無有煩惱，無有辛勞痛苦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說已，即興而說偈：

世間多憂愁，　悲傷與痛苦；
所有這一切，　均有「愛」生出。
一旦無「愛」時，　憂愁悲苦無。
無有所愛者，　可為安樂人；
無憂無煩惱，　清淨無垢塵。

九、陀驃經（一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王舍城竹林迦蘭陀迦園住。時末羅子陀驃尊者至世尊所。既至，禮佛已，坐於一旁，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，今正是我般涅槃之時。」世尊曰：「今正是時，汝當知時。」

爾時陀驃即從座起，行右繞，禮世尊已，即上昇虛空，結跏趺坐，修火遍，入四禪，從定中起而入般涅槃。般涅槃後身被火化，無有餘燼；如燃酥油、麻油而不留灰燼一般。

爾時，世尊如是知已，即興而說：

色身已壞已，　諸想已滅已；
諸受已冷卻，　諸行皆入寂。
諸識無所住，　同滅無剩餘。

十、陀驃經（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。時世尊召喚比丘眾，比丘眾應諾已，世尊告比丘眾曰：「諸比丘，末羅子陀驃上昇虛空，結跏趺坐；修火遍，入四禪；從定中起而入般涅槃。身軀火化，無有灰燼；如燃酥油、麻油而不留灰燼一般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說已，即興而說偈：

鐵棒擊出火，　火星漸熄沒；
沒後無所存，　不見亦無著。
愛結斷除去，　暴流亦渡過；
無趣無所餘，　達到涅槃樂。

第八品、波吒離村人品終

本品總攝十經：

一涅槃經（一），二涅槃經（二），三涅槃經（三），四涅槃經（四），五純陀經，六波吒離村人經，七歧路經，八毗捨佉經，九陀驃經（一），十陀驃經（二）。
即興自說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